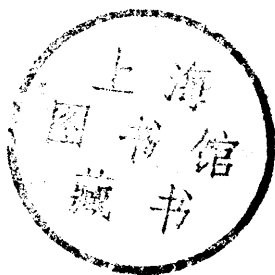


老舍
趙清閣

桃李春風

文協成都
分會主編
中西書局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744B

文協成都分會創作叢書

桃 李 春 風

老 舍 趙 清 閣 著

新
水
文
學
社
出
版

中 西 書 局 印 行

~~019237~~

序

我和老舍合作劇本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虎嘯」（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

合作劇本是一件難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節不統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當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本劇的時候，我不大贊成；因為他的意思，是希望發揮兩個人的長處——他善于寫對話，我比較懂得「戲」的表現；俾成功一個完整的劇本，而我却相反地擔心這樣會失敗。

本劇終于「合作」了，合作的經過是如此：故事由我們兩個人共同商定後，他把故事寫出來，我從事分幕。好像蓋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後，他執筆第一二

幕。那時候我正爲了割治盲腸在北碚住醫院，（今年六月間）他帶着第一二幕的原稿來看我的病，於是我就躺在床上接着草寫第三，四幕。但，我不過「草」寫而已，文字上還是他偏勞整理起來的。最後，我在全劇對話上加註動作，這樣算是全告成功，然而，在寫的方面，還是老舍盡的力量多。所以，「成」，則應當歸功於他；「敗」，則應當我負責任。

一個劇本寫得以後，成敗從鉛字上還不大能看得出來，及至搬上舞台，就黑白分明。所以本劇經「中電劇團」在重慶第一次上演後，許多朋友貢獻了許多珍貴的意見；根據這些善意的指示，我又從新修改一下，現在雖然還不能算盡善盡美，但至少比較先前完整些了。同時，也聊以補償我在最初寫的方面，未能多盡力的遺憾！

本劇是一個比較嚴肅沉悶的正面戲，她沒有很多的噱頭，和熱鬧的場面。在技巧上也沒有什麼故作驚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完全用娛樂的眼光去看她的話，

那就一定會使你失望。不過導演也可以把嚴肅變成輕鬆，像「中電」的演出；吳永剛先生的處理，就一點不叫人覺得沉悶。況且老舍的對話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節雖嫌平靜，對話却調和了空氣，演出時博得不少彩聲。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賞藝術的眼光去看她，那麼本劇能夠使你發現兩樣珍貴的東西：一，是人類最崇高的感情——天倫的，師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誰不愛父母？誰不尊師長！我相信誰都會經過這兩種感情的懷抱，我更敢說誰都會對這兩種感情覺得親切！

可是，「良心」就不見得人人「有」，教育清苦，誰都想敷衍了事；生活艱難，誰都只好自私自利。所以，本劇旨在表揚教育者的氣節操守，犧牲的精神；並提倡尊師重道，多給教育者一點安慰與鼓勵！

最後希望凡演出本劇的朋友，能事先通知作者一聲，通訊處由「成都祠堂街三四號中西書局轉。」

趙清閣三二，十一，十二于渝。

「桃李春風」本事

趙清閣

辛老師者，河北某縣辛鎮人。熱誠，正氣，既剛且慈，從事教育十餘年不懈，兩袖清風，只落得白髮斑斑！現猶執教於辛鎮中學。妻故，遺子一，名運璞。忠勇好強，亦就讀於辛鎮中學，有姪女，名翠珊，賢淑沉靜。父出外貿易未歸，仗師教養成成人，中學畢業，即隨師左右，襄理家務，師愛之如掌上珍。

某日師喚學生劉習仁至，教以文章之道。習仁性純摯，稍鹵莽，因家貧母病，無心向學，求師謀予工作。師慨然解囊相助，勉其繼續攻讀。仁感受而去。翠珊爲紀念伯母逝世二週年，向師索資購辦祭禮，師告以僅有之鈔，已與仁矣！翠珊悲悽。師曉以大義，翠珊唯唯。復勸師應以子女前途爲重，稍存積蓄，俾運璞

深造。師以運璞爲中等之材，以從軍報國爲宜。時運璞來報學潮起，乃衆生不滿意。師平日教學過嚴之故。運璞言其志不遂而後歸。而不事有失業，而不願改變作風，誤人子弟。父子遂告賦閑。適有財主胡力菴者，昏庸無知。與師有世交之誼。願以女曉鳳嫁璞爲媳，勸師改行，俾能多獲收入，供運璞升學，以滿足其虛榮之心。師恥之，嚴詞拒絕。曉鳳愛運璞，而性浮，遂因此恨師，曉鳳者，亦師之弟子也。師熱心教育，百折不迴，決賣所住『勤廬』，與辦學校。翠珊難捨舊居，雖一再諫止，亦不能移其志。

『勤廬』出售矣！師租羅漢寺爲址。曉鳳復求翠珊說服師，願以原房遷還，而所賣之錢須供運璞升大學，蓋買主卽其父也，翠珊果再勸師，師弗諾，胡亦來相勸，師謂：『志在造就衆人子女，而不能只願己子也』，忽師之胞弟永壽至，潦倒落魄，醉態矍矍，向師索款還債，師念手足情，遂以賣『勤廬』之資相助，永壽爲翠珊生父，欲偕同離去，翠珊以不忍負師而拒，永壽復匆匆去，師不責弟

之過，歸罪於教育問題，辦學決心於是更堅。

秦師所剩無幾，不足其辦學之費，唯創平民補習班以餉夙願。五年後，中日戰爭起矣！某日爲師五十誕辰，時，翠珊已積勞抑鬱成疾，抱病祝師，師爲其生命慮，昔日師之舊生，習仁等亦紛紛來賀，并報以教部任命師爲辛鎮中學校長矣！衆生興奮，惟師以戰事緊急，頗爲遷移問題躊躇。運璞已從軍，來祝父壽，師雖欣慰，但以其盡忠重於盡孝，遂立命歸隊，曉鳳知運璞至，戀戀相留，師教以自愛，蓋曉鳳已爲有夫之婦矣。胡悉師將任校長，極盡諂媚，勸師勿離辛鎮求與日軍合作，蓋胡久與敵密相聯絡。永壽亦至，已爲胡之助手，仍酗酒，師怒斥二人爲亂臣賊子，逐之出，曉鳳至此覺悟，敬師爲人，翠珊尤爲父之墮落，而深受刺激，敵果迫近焉！師囑習仁努力平民教育，喚醒民衆，并留守看護翠珊，己則率辛鎮中學退向後方。

及達鄭州，以車輛擁擠，不能卽到開封，困居旅館，衆生狼狽，師以無資付

旅館費而遭受侮辱，幸遇舊生陳一新解救，檢查員白雲起者，亦師弟子，初不識衆生，致起衝突，及見師，遂相諒解。白并告師以此地站長亦師舊生，覓之來，允爲辦理免票搭車，并可即日成行。『桃李春風』，師得此安慰，深以教育苦心之效果爲快，孰料樂極生悲，曉鳳不期然而遇，蓋辛鎮已陷，憤父之忤逆，傷夫之被害，故來投師。須臾，習仁負翠珊至，翠珊已奄奄一息，睹師欣然！謂：『幸得死於師前，死於青天白日旗下』師大慟，雖教部來電獎勵有加；而師以翠珊之病，不忍遽離！衆生跪求以教育爲重；習仁復告以運璞作戰受傷，勸師卽赴開封，藉以慰問，且適有便車開駛，師無奈，遂託曉鳳照料翠珊，已則忍痛含淚而去！翠珊遂亦香消玉殞！

時：第一幕——民國二十年左右

第二幕——第一幕數日後

第三幕——「七七」抗戰之年

第四幕——第三幕半月後

地：第一幕——河北某縣辛鎮

第二幕——同

第三幕——同

第四幕——鄭州

人：辛永年——教師

李翠珊——永年姪女

李運璣——永年子

辛永壽——永年弟

胡力菴——爆發戶

胡曉鳳——力菴女兒

劉習仁——學生

白雲起——檢查員

原一新——商人

李素秋——站長

林老板——旅館經理

老王——挑夫

警察——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人。（男多女少）

桃李春風

一名金聲玉振
四幕話劇

爲紀念教師節而作

音 慕

時：民國二十年左右，初春。

地：河北省某縣辛鎮，勤廬。

人：辛永年：男，四十五歲。身長，瘦而健，微鬚。爲小學中學教師者已十五年，熱心教育辛苦備嘗，志未稍餒；是有心人，而體質與個性又足以副之。（簡稱辛）

劉習仁：男，十七八歲，辛之弟子。家貧，而有向上心，性純摯，唯舉

止有鹵莽處。（簡稱仁）

辛翠珮：女，二十歲，辛之姪女。父去口北營商，數年未歸，隨伯父長大。體弱而美，嫻靜多愁，受中等教育，心地良善能吃苦耐勞。

。(簡稱珊)

辛運璞：男，辛之子比翠珊稍小。資質稍鈍，而甚忠勇，身體亦壯。(簡稱璞)

胡曉鳳：女，廿一歲，辛之近鄰，亦其弟子。聰明好動，天真活潑。爲人可善可惡。(簡稱鳳)

胡力庵：男，四十一二歲，曉鳳之父。胡與辛爲世交，數代爲小販，至力庵而暴發。富而不學，頭腦簡單，不受鄉人敬重，故願結交官吏文士以自高身價。(簡稱胡)

學生：男女四五人，甲，乙，丙都很年青天真。

景：辛老師的書齋，祖產「勤廬」之一部分。原係兩間，現打通成爲一間，故頗寬敞。其設置，一如辛之爲人，方正簡潔。偏左有單扇門，通院中；開門可見松樹短籬。門旁壁上懸寶劍一。劍右爲窗，上半糊紙，下半

安玻璃。窗下置條案，案上陳大異盤，盤中一大南瓜，色金紅可愛。右裏側有門，懸藍布簾，通內室。右壁有書櫥，置書甚多。櫥前有巨椅長案，爲辛工作處。案上置書，文具，及文卷等。左壁前有方桌，兩旁置木椅。桌上有大錫壺，及老式茶杯。壁上懸舊畫或對聯。

開幕：初春下午，微雪，春寒尙厲。辛着舊皮襖，藍布棉褲，獨坐齋中，爲學生改文卷。室中無火，辛時時起立，踢「彈腿」取暖，雖學文而不略武功也。劉習仁冒雪來，敝衣破帽，略有怒色。

仁：老師！（立左門內，距師尙遠，似不願趨前者）。

辛：（放下筆）習仁！冷不冷？快過來，我摸摸你的手！

仁：（不動，將破帽取下）不冷！叫我來幹嗎？

辛：你過來呀！

仁：（勉強的往前挪了兩步，未語。）

辛：（檢出仁的作文簿，熟誠的）過來看！（見仁並未走近）怎麼不過來呢？（點首）過來，我好給你細細說一說呀！

仁：（無可如何的走過來。）

辛：你看，第一，你的字寫得太潦草！有人說，字寫得整齊的人會長壽，咱們不該學那個。可是，年輕的人，要養成事事細心的習慣；字寫出來是為給別人「看」的，不是教人家亂猜的，怎可以不往清楚裏寫呢？（看仁）

仁：（不耐煩的點頭。）

辛：第二，你這一篇，我數過了，一共才有七百多字，倒寫了八個別字，五個錯字。這怎麼行呢？不會寫的字，應當查字典哪；不愛查字典，可以問我呀！

仁：（極不耐煩的）我，我沒工夫！

辛：（驚訝）習仁！這是怎麼說話呢？（立起來，拍仁的肩）你怎麼啦？

仁：我，我……

辛：怎麼樣？說呀！

仁：我，我……老師，你太嚴了！我有事，你放我走，好不好？

辛：（有些傷心）嘔，你要走？難道你不願意……好，走吧！（坐）

仁：（戴上破帽，走。）

辛：（見仁已走至屋門，忙追上）習仁，等一等！你大概心裏有什麼委屈吧？（

往回扯仁）來，來，告訴我，我會給你想辦法。是不是同學的欺侮了你呢？

仁：（搖頭。勉強的隨辛回來。）

辛：嘔，我說你的字太潦草，文章寫得不好，你不高興了？我說你不好，爲的是

教你學好呀；一個作先生的，還怕巴結學生，認錯學生嗎？你本來寫得不好

，我要是硬說你好，不是誤人家子弟嗎？你想想看！

仁：（還搖頭）我，我……

辛：怎樣？有什麼心事？告訴我！我知道你的父親不在世了，家中相當的困難。
可是，一個年輕的人還怕困難嗎？沒有困難，怎能見出咱們克復困難的本領呢？是不是？

仁：（吸了兩下鼻子），

辛：說吧！來，坐下說！（指給仁方棹旁椅，自坐外首之椅。）

仁：我不坐！

辛：在老年間，老師的地位差不多和父母一邊高，不是貴家都供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嗎？今天，師生的關係雖然跟從前不大一樣嘍，可是彼此還應當是好朋友啊！我有事，就求你作；你有事，也應當求我作！不要看我比你大幾歲，就疏遠我嘍！

仁：老師！我心裏難過！

辛：來，來，坐下，坐下！（扯仁坐下）慢慢的說！（向右叫）翠珊！翠珊！快

來呀！（向仁）說你的！

仁：（向右看，似怕翠珊進來而聽去心腹話者。）

辛：說吧！翠珊聽見也不要緊，她也是個苦孩子，比你還苦，自幼就死了娘，爸爸出外七八年了，也沒一點消息！

珊：（慢步自右門上，梳雙辮，穿着青布長棉袍，繫圍裙像鄉間的蘭秀）伯伯！
幹嗎？

辛：（溫柔的）有熱茶沒有哇，姑娘？給我們倒兩大碗來！

珊：火上熬着粥呢，沒有開水。

辛：是小米粥不是？盛兩大碗來！習仁，這個天氣，就是抱着大碗喝小米粥才舒服！

珊：也得稍等一會兒，米剛下了鍋。

辛：好，我們等一等！可別故意耗着我們哪！

哪：那哪能呢！

辛：要兩「大」碗，兩「大」碗，姑娘！

珊：（嬌嬌的一笑）是啦，伯伯！我不會用酒壺拿呀！（自坐下）

辛：（笑）這位小姐頂厲害嘍！習仁，你別再口說之廉，真是我前年我前年女，什麼事她都管着我！可也管得緊，都管得緊，這有幾張紙，不會都在這兒安心，什麼事她都管着我！可也管得緊，都管得緊，這有幾張紙，不會都在這兒安心的教書了！所以我又愛她，又怕她，好，好，你別說吧！

仁：老師，我打算不再上學了！

辛：（像冷不防被打了一拳那樣吃驚）什麼？不再……？……？……？

仁：沒法上學了！爸爸死後，錢散出來了，就想我哥哥在外面小買賣，寄回來點錢過日子。可是，上月，上月……

辛：我不會聽笑你，有話儘管說。

仁：上月，我的錢……

孝：那不過是他一時的氣憤；他還能把老母親氣死嗎？

仁：也很難說！不管怎樣吧，我也只娘生的，我若什麼不可以養活娘呢？自從娘

一病，什麼事情都是我作，我升火，煮飯，挑水……老師，你說我還有工夫溫功課，查字典沒有？我怎能不敷衍了事？怎能不寫別字？

辛：嘔！嘔！好孩子！好孩子！難爲了你！你的書沒有自念，你知道盡責盡孝！好！

仁：我打算退學，好去作點事，養活老娘！（立起來）老師，你能不能幫忙給我找點事作呢？

辛：坐下，等我想一想！（沉靜片刻）你不要退學！盡孝要緊，讀書也要緊！仁：我等將來有機會再讀書！

辛：不那麼簡單！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乘青年輕，打好了學底！我看哪，咱們趕快把你娘的病治好，再給你哥哥寫封懇切的信，勸他回心轉

意，不就行了嗎？

仁：那有錢治病呢？我也不能給哥哥寫信……他不養活老娘，我養活！

辛：聽我說！你不願給他寫信，我替你寫。他是一時的氣憤，我一勸他，他就會明白過來。至於治病的錢……（掏懷）哈哈，你看，十塊錢！草藥不過三二十個銅板一劑；吃上兩劑小藥，把其餘的錢留着過日子；等着你的哥哥來信，不是全解決了嗎？全解決了嗎？（把錢塞在仁的手中）。

仁：（輕輕把錢放在桌上，往辛處推）老師！我不能拿你的錢！不能！

辛：（佯怒）怎麼？難道我不是你的先生，咱們連這點有無相通之誼也過不着？

仁：不是！不是！先生你也窮呀！

辛：不錯，我也窮，可是比你好多了。你看，這所勤廬是我的，還有二三十畝地。等我過不去的時候，出手一賣，不馬上就有錢了嗎？（拾起錢又往仁手中塞）拿着！不許再讓；趕快回去，給你娘請醫生，抓藥；買二斤白米熬點粥

，快去！

仁：（握着錢，遲遲不肯去）。

辛：快去吧！

仁：（抹一下眼）老師！謝謝……

辛：快走！這點事值不得道謝的！記住，錢的最大用處，就是救人之急！去吧！

仁：（匆匆的鞠了一躬，往外走；走了幾步，又轉回身）。

辛：又怎麼啦？

仁：老師！老師！

辛：不要再麻煩了快回家呀！

仁：老師！同學們都說你太嚴，今天我才知道你的心頂好！

辛：因為我的心好，我才對學生嚴加管教，我盼望我的學生個個有出息，都成爲

有用之材！好，你去吧！

仁：可是，先生，有朝一日，那些不用功的學生會把你趕出來，或者甚至於打你，老師你要提防一點！

辛：習仁，我謝謝你的警告！去吧！

仁：那麼，老師從此是不是可以對大家的功課放鬆一點，分數打寬一點呢？

辛：那，絕對不能！他們把我趕出來，我自己另打主意。只要在學校一天，我就不能敷衍學生！我不能爲幾十塊錢，賣了我的良心！你快回去吧！明天見，想着把藥方帶來給我看看！

仁：明天見，老師！（下）

珊：（端着兩大碗粥上）噫！那個學生怎麼走了呢？

辛：他娘有病，我叫他快回去。粥，放在這兒。快點你吃吧！一碗好不一碗壞。

珊：（放下碗）我不喝。我還得上街買東西去呢。

辛：（一邊吸粥，一邊說）買什麼東西去？

珊：買什麼？難道伯伯忘了？

辛：忘了什麼？

珊：明天不是伯伯的二週年祭日，不是預備了十塊錢買祭禮嗎？

辛：（愣住了）嘔！

珊：把錢給我吧！

辛：（覺得不好意思了）錢……姑娘，翠姑娘，你可別又生氣呀！你知道我的脾氣，就不用把事情往心裏放了！把你氣病了，我又得手忙腳亂！我把那點錢給了劉習仁，他娘生病，沒錢買藥！

珊：（控制着感情）我並沒生氣！（可是忽然轉過臉去）伯母！（低泣。）

辛：（忙走過來）翠珊！翠姑娘！不哭哇！你這一哭，教我怎麼受呢！（珊仍泣）翠姑娘，不哭！不哭！我去弄幾塊錢來，你去買東西，好不好？好孩子，你不要不住聲，我可也要哭啦！

珊：（勉強止悲，語聲相當的大）買禮物不買，倒沒多大關係，我是想念我的伯母！

辛：對了，我也那麼想，有禮物沒有，並沒多大關係！祭死人還能比教活人更要緊嗎？你也不是專想你的伯母，而是百感交集！苦命的孩子，沒了娘，丟了父親，前年又把個知心的伯母死了，光跟着我受苦！我知道，我知道你心中的委屈！

黛：我並不委屈，真的！你把我撫養大，我願意永遠跟着你，就是我爸爸忽然的回來，我也還跟着你！

母：不要那麼說吧，他是你的父親，我的弟弟，都是一家親骨肉啊！再說，跟着我除了受苦，沒有一點好處！

珊：乘早別那麼想，伯父！你的慈愛教苦楚都變成了甜蜜！我佩服你的熱誠，正直，熱心教育！

辛：翠姑娘，怎麼今天忽然誇獎起我來了？（一笑）

珊：噫……（勇敢的直言）伯父，你可也有個最大的缺點！

辛：說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呢？

珊：你只顧教^訓入的子弟，可不管自己的兒女！

辛：（慈祥溫和地）難道我沒管運璞和你嗎？你雖然是我的姪女，可是我拿你當親女兒一樣看待，也沒放縱過呀！

珊：不是管教，是教育！

辛：什麼意思？翠姑娘！

珊：伯父，你送我到大學沒有？

辛：嘔，嘔，嘔，我明白了！（坐）

珊：（搶着說）「我」沒有關係，你供給我在高中畢業，我已感激不盡！我說的
是運璞弟弟。他今年夏天就畢業了，可是升大學的錢在哪兒呢？你已經教了

十五年書。

辛：預備再教十五年，或者廿五年！

珊：你掙錢不多，又喜歡「急公好義」，手裏沒有一點積蓄。

辛：積德勝積金啊，翠姑娘！

珊：伯父作了一輩子教師，自己的兒子可入不了大學，這合理嗎？

辛：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姑娘！

珊：伯父，你有學問，有本事，作任何別的事情去，都能多掙幾個錢，足以供給

弟弟上大學。

辛：我不能因為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許許多多別人家可造就的兒女！

一個作先生的，要拿一切青年當作兒女，不論哪一個學生有了出息，都是作

先生的光榮！翠珊，不用替運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有他的前途！

要依着我的心意，我看他最好去作軍人！

珊：（驚訝）當兵去？伯父你是怎麼啦？

辛：我沒怎樣，我並不是瞎胡說。我是說，以他的身體，性格來講，他宜於作軍人！「作軍人」與你心中的「當兵」，也大不相同。「當兵」是過去的名詞，而我希望於他的是作一個真能保衛國家的好男兒！

璞：（着青布棉制服，髮亂臉傷，由外急跑入）爸爸！爸爸！

辛：（同時）怎麼啦？運璞！

璞：（喘得說不上話來）啊，啊……

辛：先喘喘氣！不定又跟誰打了架！

珊：（過去扶住璞）弟弟，怎麼啦？

璞：爸爸！學校裏起了風潮！

辛：爲什麼？

璞：因為校長待學生不公平！

辛：嘔！翠珊，給弟弟洗洗，裹一裹。我到學校去看一看。（立，去取壁上的長

袍）

璞：爸爸，你不能去！

辛：我怎麼不能去？我去給大家調解，不就沒有事了嗎？

璞：不能去！

珊：是呀，伯伯，你還沒問弟弟怎麼受的傷呢！其中必有緣故！

辛：（一笑）還用問緣故？還不是人家瞎鬧，他也跟着瞎鬧！我也作過學生，年

輕的人遇到風潮還不亞賽吃了蜜？好，我還是看看去！（穿上了長袍）

璞：爸爸，你不能去！（攔住辛）他們貼了標語！

辛：標語和我有什麼關係？

璞：標語上也打倒你，爸爸！

辛：也打……倒……我？（坐下了）憑什麼打倒我？

璞：同學裏有好多不喜歡你的，爸爸，因為你教書太嚴。風潮一起的時候，本來沒你的事。可是校長用了點手段，大家就都朝着你來了。我替爸爸說了幾句話，話還沒說完，就打起來了！

辛：噢！好！我問你，連璞，你是因為我是你爸爸，才跟他們打呢？還是因為我是個好教師呢？

璞：（極真誠的）你是好爸爸，也是好教師！

辛：（感傷）啊！好教師！好教師可被學生們打倒？翠珊，連璞，我的白頭髮多不多？

珊：（相視無言。）

辛：（摸著鬢邊白髮）為什麼白的？為誰白的？十五年的心血只落得個「打倒」

！（感慨）

璞：爸爸，何必這麼灰心呢？

辛：不是灰心，是傷心！我還能爲這點挫折，就放棄了教育嗎？學生歡迎我，我是鞠躬盡瘁。不歡迎我，我還能就改弦更張，前功盡棄？我還是到學校看看去，對學生說明白了我的心思，我就痛快了！（起立）

璞：爸爸，你不能去；說不定他們會動武的！

辛：我又不是去打架，怕什麼呢？即使他們真的打我，我頗能禁得住幾下呀！

珊：伯伯！算了吧！這不是你的好機會嗎？

辛：好機會？

珊：我勸伯伯改業，你不肯。現在，人家不歡迎你，何苦再戀戀不捨呢？你另找點事作，增加點收入，好教弟弟升大學，不比受這個罪強嗎？（面有喜

色）

辛：怎麼，翠珊，你彷彿很喜歡我這樣受侮辱？（微怒）

珊：伯伯，寒翁失馬，安知非福呢？

辛：（更怒）我告訴你，教育就是我的馬，永遠不能失！（往外走，珊璞齊阻止

）開開！

璞：（哀求）爸爸，何必跟他們動氣呢？

辛：我動氣幹嗎？我要去教訓教訓他們，教他們明白哪是好，那是歹！（還往外

走）

珊：（扯住辛）伯伯！學生們在鬧事的時候，往往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你明天再

去不行嗎？

辛：（厲聲）不行！（要從珊手中奪出，但自知力大，怕傷了她，乃止）放開手！

璞：珊姐，放開手！我同爸爸一塊兒去！

辛：（厲聲）你去幹嗎？我一個窮教員，還用得着保鏢的嗎？笑話！

珊：我不能放手！伯父，你愛打我，打我好啦！我沒爹沒娘，我不能再沒了伯父！不要說學生們打了你，就是把你氣病，教我怎麼辦呢？（泣）

辛：（沉默片刻，低聲的）翠姑娘，我不生氣！我教了十好幾年書，難道還不曉得學生心理嗎？學生都年輕，那個不貪玩？我自己小時候也是淘氣精啊！我明知他們貪玩，而在功課上一點也不肯放鬆，他們自然討厭我。可是，我不能不硬着頭皮幹。我寧教他們今天恨我，而將來感激我，可不能教他們今天喜歡我，而將來咒罵我。放開我！我去跟他們心平氣和的說一說，他們必定能明白過來。一個當先生的，就好像是一個醫生，明知病人無望了，還要死馬當作活馬治。我勸勸他們去！好孩子，放心，我不會跟他們生氣！

珊：（鬆手，嘆氣）唉！

璞：爸爸，我跟你去！

辛：用不着！（行至門口，遇胡曉鳳，同學四五人來）曉鳳，你們幹嗎來啦？

鳳：（剪髮，穿女生制服長衣短裙，而戴金鐲與滿手的戒指。天真地跑着進來。

笑着）辛伯伯，我們來看看你！

衆：（都着制服親熱的）老師！

辛：都進來！（退回原位。）

鳳：（向珊點點頭，乘辛轉身之際，拉了拉璞的手，而後耳語一二句。）

璞：（點點頭，向外走。）

辛：運璞，你幹嗎去？

璞：（不會扯謊）我……

鳳：我請他到我家裏說一聲，我在伯伯這兒哪！

辛：嘔，去吧！

璞：（急去。）

辛：（坐）曉鳳來坐，大家都坐！翠姑娘，把這兩碗粥端走，再盛幾碗熱的來，

每人一碗！

珊：（收拾碗。）

鳳：伯伯，我們不喝粥！翠珊，不要麻煩！

衆：我們不喝，老師！

辛：（向珊）翠姑娘，你去端。他們喝不喝，隨他們的便。

珊：是啦，伯伯！（下）

辛：曉鳳，學校裏怎樣了？

鳳：風潮完啦，明天放一天假，後天上課。

辛：怎麼完的？

鳳：（與衆面面相覷，不敢回答。）

辛：告訴我呀！

鳳：伯伯你可別生氣呀！

甲：校長就是混蛋！

辛：這是怎麼說話呢？不許！

乙：他哪配作校長！

丙：太不公道了！

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曉鳳你說！

鳳：風潮本來是因爲校長待學生不公道才起來的，可是一會兒一變。變來變去，大家把平日所不滿意的先生們全拉了進去，一齊打倒。大家誰也不曉得鬧的是什麼啦，可是越鬧越大。

辛：連我也打倒，是不是？（慘笑！）

甲：我們幾個知道先生你沒有過錯，只是你平日教功課太嚴，所以他們也要打倒你！

乙：簡直是一羣糊塗蛋！

辛：不用罵人吧！我也有自己的缺點。曉風，往下說！

鳳：他們貼出打倒伯伯的標語，運璞可真勇敢，他們貼，他就往下撕！

辛：所以，他們就和運璞打起來了？

鳳：那還能「不」打起來嗎？

甲：我很後悔沒有幫助運璞！

乙：你胆子太小了！

甲：我胆子小，你呢？

乙：我是沒有看見他們打；要是看見，我一定幫助運璞，我不怕打架！

丙：（輕視的）你？

辛：好了！好了！別在這裏再打起來！

鳳：（嬌嗔）你們要亂插嘴，我就不說了！（瞪了大家一眼）這時候，校長看出

縫子來了。他硬說風潮是運璞一個人鼓動的，掛出牌示，把運璞開除了！風

潮呢，也就這樣糊裏糊塗的結束了！伯伯，你說奇怪不奇怪？

辛：（點頭無語）

甲：老師，有這樣的校長，我們還怎麼在這裏念書呢？

乙：咱們乾脆都退學，回家跟咱們爸爸說，每家拿出點錢來，請辛老師另開一個

學校！

丙：我願意！

丁：我也願意！曉鳳，你呢？

鳳：我當然更願意了！辛老師跟我們家有好幾輩子的交情，我爸爸有錢，當然願

意幫忙！

甲：老師，你願意不願意？

辛：（立起，徘徊）我無話可說！

丁：老師，你答應我們吧！你要辦學校，我的爸爸一定拿錢！！

辛：沒有這麼簡單的事！你們都去吧！好好的讀書，不要再鬧了！

丙：有那樣的校長，我們怎能好好的讀書呢？

辛：我自己辦學校，也許比他辦得更懷！教育不是容易辦的事！

乙：反正我們願意跟着先生你念書！

辛：好！我很感激你們！你們這一點熱情，就給我很大的安慰！都去吧！嘔，（

揭案上的卷子）把你們自己的作文簿拿去！

衆：（檢取文卷。）

甲：老師，你真的就不再到學校去了嗎？

辛：不再去！

乙：運璞就白白的教校長開除，你也不去說個理嗎？

辛：（搖頭。）

丙：先生你太老實了！

丁：老師，我們還可以來問你幾個字，或是求你講講書嗎？

辛：可以（又一想）不要再來吧！你們上我這裏來，難免犯口舌！

甲：老師，你教我們這幾年，難道從此就不再來往嗎？我們是你喜歡的學生，難道從此就不再教訓我們了嗎？

辛：（低頭無語者片刻）你們都去吧！

乙：老師，我不管什麼口舌不口舌，我要來！我捨不得你！

辛：（慢慢往外走，似領大家出去者）我也捨不得你們！不過，還是不來的好！

丙：老師，是不是你從此不再教書了？

辛：我？我要教一輩子的書！

丙：那就好啦！你上哪裏教書，我就到哪裏念書！，我老跟着老師！

辛：（撫丙之頭，有無限感慨）都去吧！我們拉拉手！（與甲乙……一一握手，

有欲泣者。）

甲：（隨衆去，又回來）曉鳳，你不走嗎？

鳳：你們先去吧，我等會兒就走。

乙：（已去，又回來）老師！

辛：幹什麼？

乙：（手顫着）怕你沒錢花，我，我，這是我的一點點心錢！（把錢放在桌上，

跑出去。）

辛：給你！（追）你回來！

鳳：伯伯！你追不上他了！

辛：曉鳳，這點錢交給你吧；你還給伯伯。

鳳：他是真心孝敬你的，伯伯！

辛：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不能收下！

鳳：伯伯，我看哪，你不必再教書了吧？

辛：怎麼？

鳳：你看，既掙不着錢，又受苦受氣有什麼前途呢？

辛：前途？你沒看見嗎？那（指門外）就是我的前途！

鳳：什麼？誰？

辛：（指門）剛剛出去的那幾個學生。教書的就是要犧牲了自己，給青年們造前途！只要有一個有出息的學生，一切苦楚就算沒白受！

鳳：雖然話是這麼說呀，可是伯伯你犧牲了自己，也還犧牲了運璞，就有點不大合理吧？伯伯你窮，運璞就不能升學，伯伯你想想，這對嗎？

辛：曉鳳，你很喜歡運璞，是不是？

鳳：（含羞，而不便否認）他很好！

辛：曉鳳，我告訴你：雖然咱們是幾輩子的交情，雖然我不應當多管兒女們自己的事，可是我覺得你有錢，我們窮，恐怕這件事不會有什麼美滿的結果！

鳳：（微怒）難道有錢的就是壞人嗎？

辛：我不敢那麼說！（想岔話）咦？翠珊盛粥去，怎這麼半天還不來呢？（叫）

翠珊！翠珊！咦？上哪兒去了呢？

鳳：也許上我們那裏去了吧？我看看去！

辛：每一等！倒怕她到學校去了！學校裏還有我一點東西，幾本書。

鳳：聽，大概是我父親來了！我找翠珊去吧！（急往右走）

胡：（在院中）大哥！大哥！

辛：進來！力菴！（往外迎）

胡：（同運璞進來。穿狐皮袍，趾高氣揚）學校裏出了岔子，大哥？（沒等回答）

（我早知道要出岔子！大哥，你管教學生太嚴啊！（坐。）

辛：運璞，倒茶去！

胡：不喝！剛剛喝了半碗粳米粥！

（向台下）

（坐書案旁）力菴，你說我管學生太嚴，你的女兒曉風也是我的學生呀，難道你不願意我嚴加管教她嗎？

胡：我看那有點看三國流淚，替古人擔憂！你看我認識幾個字？斗大的字，我認識七個八個的！可是，我也照樣發財呀！想當年，我穿短衣裳，打赤腳，賣苦力氣；現而今我穿狐腿的袍子！學生念書就是掛個幌子！真仗着念書發財，沒有那麼一回事！學生既是這樣，咱們何必非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丁是丁，卯是卯的幹呢？現在好極了！太好了！

辛：什麼好極了？

胡：學校裏不要你了
（再幹也不成啦，還不很好？你聽我的（去案前））我跟你說幾句知心話！你不要再教書，我替你去找事，準保錢多事情少，身分又高。別的不成，這點忙我總可以幫得上！咱們辛鎮鎮裏鎮外，誰不知道你是

老學究，人品好，學問好？又誰不知道我是財主，有錢有勢？咱們哥兒倆要是打成一條鞭，文武雙全，誰還敢惹咱們？我給你找個好事，你教運璞上大學，取個功名。我就把曉鳳給了他！

璞：（端茶來，聞胡語，急放下碗而退。）

辛：哈哈哈哈哈！

胡：你笑什麼呀？我說的是真話！咱們是老世交，你窮我闊，你有文才，我有家財，咱們要成了親家，我告訴你吧，這一縣都得屬咱們管！你說是不是，大哥？

辛：我沒那個福氣呀！（立起來，伸伸腰。）

胡：（吃驚）那麼你打算幹什麼去呢？

辛：還是教書！

胡：我真不明白！多少有房子有地的人來提親，我都捨不得我的曉鳳！她，人有

人才，文有文才，在這一鎮上找不出第二個來。別人上門趕着我作親，我理也不理。現而今，肥豬躬門，我把她白送給你辛家，你倒哈哈一笑！過了這村，可沒有這店，你別後悔呀！

辛：力菴，我不會後悔！咱們倆，雖然是老世交，可是你不明白我，我也不能明白你，再說，兒女的婚事也根本用不着咱們操心。

胡：大哥！我看你是鑽死牛角！好，我再多給你兩天工夫，你細細想一想！

辛：不必再想，我的事我自己會安排。

胡：你怎麼安排，可以聽一聽吧？

辛：比如說把勤廬和那點地賣出去，再求朋友們幫忙，我「自己」不是可以辦個學校嗎？

胡：賣房子，賣地，辦學堂？你呀，辛大哥，簡直是拿家產打水飄兒玩嗎？買房子買地才是興旺的樣子，怎能往外賣呢？好啦，你要真那麼辦，我的女兒可

就不能作你的媳婦了！我硬教她一輩子不嫁，也不能嫁個沒家沒業的人！

辛：我也並沒說，我要你的女兒作媳婦呀。

胡：你太難了，大哥，（怒）你看我的女兒連一文錢也不值嗎？你太糊塗了。

珊：（由外入）胡大叔，怎麼發了脾氣？

胡：我發脾氣？你來聽聽！我給他找好事，他不作！我說教曉鳳和運璞作親，他不幹！他還要賣房子賣地！發脾氣？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糊塗的人！

珊：（驚）伯伯真要賣勤廬嗎？

辛：（點點頭）弄點錢我自己辦學校！

珊：（急）伯伯，你幹什麼我都不攔着！賣勤廬，不行！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這兒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裏長了根，伯伯，不能賣，不能賣！

辛：（溫柔）別着急，珊兒，咱們慢慢的商議（岔話）你剛才上哪兒去了？

珊：我……

辛：幹嗎？

珊：明天是伯母的祭日啊，你又忘了？

辛：對！對！待一會兒你買東西去，咱們好上祭。

珊：勤廬還賣不賣？

辛：再商議！不忙！

胡：翠姑娘，你說一句；曉鳳要跟連璞成了親，好不好？

珊：那，我不敢說什麼，胡大叔。

胡：嘔，你也看不起曉鳳？

珊：不是，不是！

胡：我知道，你們都看不起我，也就看不起我的女兒！憑我手裏那點錢，還愁找

不到個好女婿嗎？哈哈哈哈哈！（含怒而去）

珊：（追）胡大叔，別走啊！

胡：（回頭）不走幹嗎？我沒工夫在這兒受悶氣！（下）

鳳：（故意攜運璞上）

璞：（不好意思，往出撒手。）

鳳：怕什麼？這年月，男女都是自由的！

珊：鳳姐姐！你偷着聽話兒來着？

鳳：呸！連你也敢小看我？你有什麼？沒爹沒媽，沒有一分地，沒有一個銅板！

敢小看我！

辛：曉鳳！

鳳：連你也老糊塗了！咱們看吧，看誰幹得過誰！

璞：曉鳳！

鳳：回頭見，運璞！記住，你是個新青年，要挺起腰桿來，抵抗壓迫！（急下）

璞：（欲追她）

辛：運璞！

珊：（撲向辛，哭。）

璞：（進退兩難，垂首立）

辛：（一邊拍着珊的肩，一邊對璞說）運璞，你知道我不喜歡你胡大叔，請他來

幹什麼呢？

璞：曉鳳教我去的。

辛：曉鳳！曉鳳！老是曉鳳！你難道不曉得胡家是暴發戶，咱們是窮書生嗎？

璞：她希望我能上大學，所以請胡大叔來勸勸你。

辛：哼！（向珊）珊，去買東西，好給你伯母上祭，大家都痛痛快快哭一場！

珊：（止淚）伯父！勸廬賣不得呀！賣了牠，他們就更看不起咱們了！

辛：（悲憤激昂）看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反正我看得起我自己！我是個給

國家造就人才的！天地君親師，我是師！（「師」念重）

(幕)

二 幕

時：前幕數日後。

地：同前幕。

人：辛翠珊 辛運璞 劉習仁 胡曉鳳 挑夫（老王，簡稱王）辛永年

學生（甲，乙，丙，丁四人）胡力菴

辛永壽：永年之弟，事業失意，溺於酒，體弱志昏易好易壞。（簡稱壽）

景：同前幕，唯簾捲榻空，器物凌亂耳。

開幕：勤慮已售出，辛家正收拾東西，即日遷出。書齋中，桌椅與器物亂置，堆着三四個鋪蓋捲。辛翠珊獨在室中，看看這個，難過；摸摸那個，

痛心！乃倚壁而泣。

璞：（搬一桌由右門入）珊姐！快弄吧！（放下桌，吐氣）怎嗎？又哭？事到如今，哭有甚麼用處呢？

珊：你們男人的心都是石頭的一！你好像一點也不在乎？想一想，你我是生在這裏人長在這裏的呀！每一堵牆的稜角，每一扇門的聲音，都被我摸慣了，聽慣了，倒好像牠們都是我自己身上的東西！離開牠們，我就丟了一半兒身體，我活不下去！

璞：我也難過！我恨不能到哪兒去挖出一堆金子來，給爸爸去辦學，我恨不能賣了自己，好教爸爸舒服一點，咱們難過，爸爸不更難過嗎？爸爸賣房賣地，是爲辦學，咱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珊：我不反對伯伯辦學！我佩服伯伯的精神！可是，可是，嘔，我說不明白我的

心思，我的感情！我難過！（連連吻壁）我捨不得勤慮！連這牆上的土，今天我才曉得，都是香的！

辛：（在旁室，佯作高興的喊着）翠珊！運璞！快一點！快快弄完，好去住新房子！

珊：（勉強的揚聲）慢不了，伯伯！（抹淚。）

仁：（負着不知多少東西，由右門一步一停的進來）運璞！快接一接！

璞：（忙過去相助。）

仁：（把東西都放下了，擦汗）看！我這一趟搬了多少東西，運璞，咱們倆養一養呀？

珊：（啼笑皆非）唉！習仁，你好像覺得這很好玩，是不是？

仁：……（不知怎樣回答好。）

璞：習仁是熱心作事，珊姐！他還能不曉得咱們都很難過嗎？

仁：翠珊姐姐，我告訴你吧！比如說，辛老師下個命令；劉習仁，你去把那座山鏟平了！我就馬上去平山！老師要是說：劉習仁，去把海填滿了，我就去填海！不問理由，不問結果，辛老師教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我願意一輩子老跟着辛老師，像一條義犬老跟着主人似的！

珊：要是學生們都像你，也就好啦！可是……（換了話）習仁，劉大娘的病好啦？

仁：好啦！娘非常感激辛老師！你看，（從懷中掏出兩個雜麵餅子來）今天剛一天亮，我就爬起來啦！娘說：習仁呀，幹嗎去？我說：娘啊！幫辛老師搬家去。娘就給了我這兩個餅子，說：快去吧！不准吃老師的飯，餓了就嚼兩口餅子！（很驕傲的把餅子又藏在懷裏）

辛：（仍在旁室喊）習仁，運璞！你們都幹什麼哪？還不來？

仁：來了，老師！（飛跑而去）

環：來了！（也跑去）

珊：（在室中徘徊，作不下事去。）

鳳：（輕手躡腳的由左門進來，輕輕的叫）翠珊！

珊：嗚！你呀！（很不高興的）你幹嗎來了？我們連房子都買了！你還認識我們嗎？

鳳：不要這樣說話，翠珊！我來幫幫你的忙！

珊：那可不敢當！

鳳：翠珊，何必呢！我問你，這所房子是誰買了去的？

珊：誰買去不一樣呢？反正不再是我們的了！

鳳：你愛這所房子，是不是？

珊：愛牠又怎樣？還不是白掉些個眼淚！

鳳：翠珊，你別對我這樣，行不行？（拉珊的手）咱們是好朋友，前兩天吵過幾

句嘴，還算得了一回事嗎？

珊：（躲開一點）好朋友？恐怕不能吧？

鳳：唉！我告訴你實話吧！這所房和那點地都是我爸爸買去的！

珊：（冷酷的）你們買去我們的房，就是幫我們的忙吧？

鳳：你聽我慢慢說呀！

珊：說不說大概都沒有什麼關係了！（坐在舖蓋捲上。）

鳳：爸爸買去房子和地，可是契紙上寫的是別人。

珊：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

鳳：還不是不好意思！

珊：是……？

鳳：是爲好白白的交還給你們！

珊：什麼？（驚訝）

鳳：我再說清楚一點。我出的主意，都是我的主意，教爸爸把勤廬買過來，而不由爸爸出名。假若辛伯伯願意，我教爸爸把勤廬退還，那筆錢就作為供給運璞上大學的！

珊：（喜，起立）真的？

鳳：還能是真的？

珊：我不相信！（由疑而怒）你不要戲弄我吧！我心裏已經夠難受的了！快走吧，別耽誤我作事！

鳳：翠珊，你怎這麼多疑呢？

珊：你想想，憑胡大叔那份兒愛財，怎能忽然這麼大方呢？

鳳：我不是告訴你了嗎，這都是我的主意？我已經跟爸爸鬧了兩大頓。我說，不依着我，我就上吊！爸爸沒有辦法，才答應了我。

珊：那麼，你真喜歡運璞？

鳳：我真喜歡他，非教他上大學不可！你看，你愛勤廬，就還住勤廬；他應當入

大學，就去入大學；多麼好哇？我不是自誇，我比你們都聰明點兒！

珊：可是伯伯怎麼辦呢？他賣房子是爲辦學校的！（愁）

鳳：還是託我爸爸給他找個事作呀！

珊：伯伯不肯哪，他老人家的個性極強，你是知道的。

鳳：這就看你的啦！他頂喜歡你，最聽從你的話！退還勤廬的事，你朝我說。勸辛伯伯找事作，我拿你是問。咱們各盡其力，沒有不成功的事。

珊：真的，你可真聰明！（高興）

鳳：你不再小看我了吧？也不恨我了吧？

珊：（一笑，抱住鳳）你是好姐姐！

王：（挑着東西，置手左門外，進來）二姑娘！老師呢？（此「老師」係尊稱，

不必有師生關係也。）

珊：（望外看了看）怎麼，老王，你又把東西挑回來啦？

王：是呀！就聽辛老師說吧！

鳳：別教老師看見我，我走啦！咱們的事就照計而行，非作到不可呀！（與珊握手，向左下。）

珊：不送啦，鳳姐姐！老王，到底是怎回事？

王：（不耐煩）你叫出辛老師來不就完了嗎？省得我說兩遍！

珊：（叫）伯伯！伯伯！老王把東西又挑回來啦！

辛：（抱着好幾套書，由右門進來，極慎重的把書放下。）翠姑娘，別動這些書，等我自己收拾！老王，怎麼回事！

璞：（同抬一大衣箱來。）好沉！好沉！

王：哼！大概是一箱子金條！

辛：書！箱子裏滿是書！書就是我們讀書人的金條！老王，怎麼回事呀？

王：辛老師，羅漢寺的大師傳說，房子不租了，教我把東西挑回來！

辛：不能啊！我已經給了定錢！

王：月空和尚說，他不知道辛老師要辦學堂。光是老師去住，他情願不要租錢，辦學堂，太亂，廟裏受不了。

仁：（怒）老師，我去跟他們講理，別人好欺侮，欺侮辛老師，等等，我劉習仁就只好惹！

璞：這簡直是欺侮人，怎麼收了定錢又反悔呢？習仁，走，到廟裏講理去！

辛：習仁，運璞，給我老老實實的搬東西去。月空和尚是我的老朋友，他絕不會對我失信。老王，你再跑一趟吧，告訴和尚，我只住他的房，暫時不開學校呢。

王：是，辛老師，還把東西挑了去？

辛：挑了去！

王：（向左下。）

仁：怎麼，老師，你又不辦學校啦？

辛：先別問，搬東西去！

仁：是！（同撲下。）

辛：翠姑娘，乏了吧？歇一會兒，交給我收拾。我不怕累，幹起活來，我就像一

頭牛。

珊：伯伯，廟裏既不願把房租給咱們，咱們就先別搬家了吧？

辛：我的小姐，你有點累昏了吧？咱們的房既然賣了，咱們能夠不搬走嗎？

珊：商議商議，大概可以不搬家。

辛：跟誰商議？

珊：比方說，買咱們房子的人，要是肯把房子退回來，咱們還非搬不可嗎？

辛：我簡直的不能明白你的意思。翠姑娘，別跟伯伯繞灣子，有話就直說吧。

珊：伯伯，你猜咱們的房教誰買去啦？

辛：姑娘，你是怎麼啦？字據都寫了好幾天啦，我還不知道誰買去的？別跟伯伯鬧着玩了吧，我心裏也並不好受！（坐下發楞）

珊：伯伯，我說實話吧。房子是胡大叔買去的。

辛：胡力菴？（要發怒，可是控制住自己。）也好，誰買去不一樣呢？

珊：剛才曉鳳來過了，她說已經跟她父親說好，把勤廬白白退還給咱們，那筆錢送運璞升學用。伯父，我捨不得勤廬，運璞應當升學，曉鳳又是善意，我看可以這麼辦；不知道您肯不肯？

辛：（斬釘截鐵的）我不肯！假若胡力菴出這筆錢來教我去辦學，我可以接受。因為辦學是爲了大家。他供給運璞是爲了曉鳳，我不能出賣我的兒子！翠姑娘，咬牙！幫助伯伯！咱們先搬到羅漢寺裏去，我慢慢跟和尚商議，他肯多租

給我幾間房呢，我就招學生；他不肯呢，我再另想主意。我要是能弄到一塊地，自己蓋幾間房，不是更合用嗎？嘔，我明白了，和尚的反悔，未必不是胡力菴出的壞主意。

珊：（長嘆）唉！

辛：翠珊，別難過！只要伯伯有份兒誠心，事情就沒有辦不通的。我辦學是爲教育大家的兒女，大家還不幫我的忙嗎？

甲：（同乙丙丁由左門進來，入室卽脫衣）老師，我們幫你搬家來了。

辛：（立）謝謝你們，我這兒的人夠用了，你們趕緊回學校，別耽誤一天的功課。

乙：我們不願在那兒念書了，聽說老師要辦學校我們願意轉學過來。

辛：我辦學校可不能拉別人的學生啊！

丙：老師，你辦學，我一定來。我已經對爸爸講過，爸爸也願意。他還說，老師有什麼用着他的地方他一定樂意幫忙。

辛：好，你們都回去吧，人多了，反倒更亂。你們幫不了我的忙，而白耽誤了你們一天的書，我心裏不好過。

珊：對了，你們回去吧。伯伯的書是不許別人動的，可是除了書，我們簡直沒有

什麼東西！

甲：（向大家）怎樣！咱們走？

衆：（失望的）那麼，老師我們走啦。（向外走。）

辛：（叫丙）大成，你下學回家的時候，問問你父親，能不能借給我一塊地呀？

有了地，我就可以平地起新房，用不着將就廟裏了。

丙：（喜）我一定去問。爸爸有的是地，他準能給老師一大塊。

辛：好吧，說明白了，不是我私人用，是辦學校。

丙：我明白。（同衆鞠躬下。）

辛：（對珊）你看，翠珊，只要咱們的心誠，脚步走的正，一定會有人幫助咱們。

珊：胡大叔來了。

辛：你招待他一下吧，我不願見他！（要走）

珊：（拉住他）伯父，伯父，聽聽他要說什麼。

胡：（進來，態度傲慢）大哥！翠珊！聽我說，去住和尚廟不是什麼體面的事。

再說，我也聽說了，和尚不准你去開學堂。（等辛說話。）

辛：（要說話，又不屑的止住。）

胡：我辦事講究乾脆嘹亮。（掏出契紙來）大哥，你的房契，原物交回。（遞）

辛：（不接）我的房子已經賣了，錢也拿到手了，怎能再要房契呢？

珊：（假裝作事，但情不可抑，手與唇都顫動。）

胡：那筆錢，你拿着也好，我拿着也好，可是咱們得起個誓，咱們倆誰也不能動用一個，都給運璞留着，好教他入犬學。大哥，我告訴你，我一輩子沒作過

這樣賠本的事，這酒，爲了自己的女兒，就叫「沒法」，你怎麼說？

辛：不行，我一定要辦學。

胡：難道你就不顧你的兒子？

辛：我也得顧別人的兒女。

珊：（不能再忍，過來）胡大叔，把契紙給我。

辛：翠珊，你幹什麼？

胡：翠珊，我不能給你。想當初，你爺爺臨死的時候，把這所房子和二十多畝地分給了你的爸爸。誰教你爸爸亂想發財，硬把地都賣了，出去作生意。到如今，地也沒有，人也不見了。唉！發財不發財，都是命啊！這點財產要交給

我，我早就把牠弄得像個樣兒了。多了不說，起碼現在已變成一頃多地了。

珊：我知道這是伯父的財產，我不過替伯父拿一會兒。我捨不得勤廬！（唏噓）

胡：契紙可不能隨便交給別人。你看，（拍拍口袋）我的鑰匙，我自己老帶在口袋兒裏。（又拍拍胸）房契地契都永遠放在這兒。什麼話呢，這是命！命不

能隨便交給別人。

珊：（怒）你們這些老……（止住，往院中跑。）

辛：你幹什麼去？翠珊！

珊：（哭叫）我出去跑，嚷，哭，我要瘋了！

壽：（在院中）哥哥！哥哥！

珊：（迎面遇見壽蓬頭垢面，提着個骯髒的麻袋，害怕，往後退步）伯伯！伯伯！

辛：怎麼啦？誰呀？

壽：（已至門口）是我，哥哥！

辛：（驚喜）是你？老二！（接過麻袋置於地上。雙手拉住弟弟）弟弟！（欲語

而氣塞）弟弟！

珊：爸爸！

胡：老二！

壽：（似半醉。）誰？你是我的小學期？長這麼大了？

珊：（也拉住他）爸爸！

壽：（向胡）這是——

胡：連我都不認識了？胡力菴！

壽：嘔，看樣子你發了財？好，好！

辛：老二，你上那兒啦？幾年哪，都沒給哥哥來封信。

壽：沒混好，沒混好，沒有臉回來。（向四外打量）這是怎麼回事呢？要搬家？

辛：翠珊，先去打盆水來，教他洗洗臉。

壽：不洗，髒慣了。（一下子坐在地上）大哥，是不是要搬家？你也沒混好？

辛：嚶……

珊：爸爸，先別問了吧！餓不餓？弄點東西吃。

壽：不吃，有酒嗎，倒可以喝點。有酒沒有？

珊：家裏沒人喝酒，你娶嗎，我買點去。

胡：我有酒，教運璞拿點來。

珊：哦，我想起來了，那天給伯母上祭，不是買了一點酒嗎？我拿去。（下）

壽：怎麼？嫂嫂不在了嗎？

辛：（難過的）不在了，這幾年可以說是家敗人亡！（坐）

胡：不是我愛說難聽的話，你們老哥倆都太笨。辦學堂，當教員，是賺不着錢的事，大哥是一把死拿，非往下作不可。二爺，你本不會作買賣，又非出去不可。到現而今，老大賣房，老二連身整衣裳也沒有啦，我看你們怎麼好！

壽：力菴，話不能這麼說，我一點也不笨，我有本事，無奈運氣不佳，處處失敗，所以就混成個叫花子了。雖然如此，我並不服氣，我還得弄點錢，再出外經商，不發了財，我就不再回來了。

珊：（端着一茶杯酒上）怎麼？爸爸你還要走，剛進家門就要走？

壽：剛進「家」門？這勤廬不是賣了嗎？

珊：爸爸！

辛：老二！我是沒了辦法，但分有法子，我能賣祖產嗎？作了十好幾年的教員，我不能爲生活困苦就去改行！教育本來就是清苦的事業；我不知道我教書教得好不好，但是我的確知道我很盡心！我若是一旦放棄了我能盡心盡力的事，而只去混飯吃，我就變成了個酒囊飯袋，只爲肉體而活着，那就還不如死了好呢！

壽：（搶過酒杯，一飲而盡）咱們弟兄一樣！我還得走！已經飄流了八年，我還要流蕩一輩子呢！在外面，我作生意也好，不作也好，心中總比在家裏圍着痛快！大哥，你把房子賣了？賣了多少錢？給我，我馬上走！多嚙我發了財，我才回來呢！

珊：爸爸，你說的醉話吧？

壽：有這麼二三年了，我老醉着！一醉解千愁。真是半點不錯！不論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只要一醉，就很快活的過去了！喝過酒，倒頭一睡，連夢也不敢來打擾我，簡直是半仙之體！大哥，看在同胞弟兄的情義上，你請我痛飲一頓，今天喝個痛快，我明天就走！你能給我多少錢？

辛：你要多少呢？

壽：勤廬賣了多少錢，我要多少錢！（搖幌着立起）

胡：（搶着說）勤廬又不是你的，老二，你怎麼了？

珊：爸爸！

壽：力菴，我沒跟你要錢啊！這（指兄）是我的親哥哥！我跟他要錢是應該的！

大哥，你說是不是？

辛：是，老二！

胡：咱們要不是世交，我也不願意跟你們多費話！咱們既有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

！
，我就不能看着你們瞎胡鬧！老二，你聽着！這所房，和那點地，是我買的

壽：（諷刺的）這就是父一輩子一輩子的交情！

胡：老二，你不用俏皮我，你聽着！看，房契在這裏，我交還給大哥。大仁大義，我敢說！那點錢，你不能要，大哥也不能要！

壽：給誰？

胡：給運璞留着，好教他上大學！你們老哥倆只有這麼一條根，不造就他造就誰呢？運璞上大學，大哥去找個事作，你呢，老二，在家歇一歇，還是去種那點地。等過個一年半載的，我把我的曉鳳給運璞，教他們成親；過些日子，他們給你辛家生個胖娃娃，你看有多麼好呢！不信，咱們把三老四少請出來，聽聽我的話；他們要有說我不對的，從此我就不再姓胡！

壽：（思索，忽然急迫的）可是，力蒼，後面還有人追我呢？

壽：這你？誰？（驚異）

壽：債主兒！我的債主子很多，唯獨這一個厲害，所以我只好跑回家來！

珊：爸爸，你……（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辛：老二，欠他多少錢呢？

壽：不多！兩千多塊錢！

辛：那，你放心吧啦！咱們的房子和地一共賣了三千五呢！

壽：給我！給我！

辛：我一定給你！雖然我說過這錢不能作別的用，但爲了我要你悔過自新我把錢

給你！

壽：到底是親哥哥呀！

珊：爸爸，伯伯這筆錢是爲辦學校的呀！

胡：唉！大哥，我把房契拿走了。二位，再見。今天把房騰清，明天我好派人修

理！（氣極）

珊：（急）大叔，別不管了哇！

胡：我怎麼管？一位是走四方道兒的老學究，一位是醉鬼。我跟他們費什麼話呢？（越說越氣）錢到他們手裏彷彿連狗屎都不如，教我怎麼辦呢？我沒工夫跟他們搗亂，走啦。（下）

辛：力菴，不送啦。（轉向弟）老二，那位債主子在哪兒呢？

壽：把錢給我。我給他送去。

辛：先給你兩千五，夠了吧？給他送去，趕緊回來；我自從你嫂子去世就戒了酒，今天我的老二回來了，我得破戒，晚上我跟你喝酒，談談心。（給錢）

壽：（手顫着接錢）翠珊，你陪爸爸去，不遠！不遠！

珊：這裏正忙啊。

辛：去吧。翠珊讓你爸爸說說話呀。唉，一會兒八年沒見了！

壽：走啊，小翠珊！（提破袋）

珊：咱們還回來呢，把口袋先放在這裏吧。

壽：（懺悔，落淚。）

珊：（詫異）怎麼啦？爸爸！

壽：哥哥！（拉住珊，痛苦得似立不穩者。）我，我騙了你。出去八年，我沒混好，我只學會了喝酒，騙人！可是，我並沒忘了哥哥，也沒忘了翠珊。騙別人，我一聲不哼；今天，我騙了你，大哥，我不能不告訴明白了你。大哥，我從此改邪歸正，有這兩千多塊錢在手裏，有翠珊跟着我，我還能混起來，混好！大哥，你原諒我不原諒？

辛：（點頭）親弟兄，我原諒你！

珊：我跟你上哪兒？爸爸！

壽：我騙誰也不能騙你，翠珊，這個鎮上，我不能住，咱們到黃家莊去。

璦：（奪出手來）我不去！

辛：璦姑娘，在這兒，你也沒了家；跟你爸爸去還不是一樣嗎？

壽：爸爸不遠千里而來，就爲的是你呀，你看，咱們父女租兩間小房，收拾得好的。你過日子，我規規矩矩的作個小生意；黃家莊離這裏又不遠，想你伯伯，咱們就來看看，多麼好呢？

璦：（遲疑）我……

辛：二弟，你跟我一塊兒住在羅漢寺去不好嗎？

壽：（思索）不好。

辛：怎麼？

壽：我怕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裏有股正氣，又有一股和氣，教我手足無措。我騙了你。你，大哥，真配作個教師！連我，你的弟弟都應當叫你老師。翠璦，你去不去呀？我不勉強你，你要愛跟着伯伯就不用去。

珊：（目睹辛，矛盾不忍去）伯伯把我養大的，他就是我的父親！

壽：我可是你的親爸爸呀。

辛：去吧，翠珊，有你看着他，他也許就改好啦。

珊：（想了想）好吧！

壽：（喜）啊！我的小女兒，爸爸有了你，就一定會改成好人了！

辛：珊，就去收拾收拾吧，不能空着手走啊。

珊：我還得告訴運璞一聲哪。

辛：叫他來，見見叔父啊！

壽：誰？

辛：你的姪子運璞。

壽：（慌）別，別叫他來！我沒臉見他！

珊：（去看鋪蓋捲）這個是我的。（提了提又放下撲向辛）伯父，我不能去，我

願意跟着你，你是我的伯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老師！

辛：（難過）跟着我也是受罪啊！

壽：（也難過）難道你就不要你的爸爸了？

珊：（又想了想，矛盾，苦惱）你是我的爸爸，我要你改好，咱們走吧！伯伯，我走啦！（欲去）

辛：你不拿着東西嗎？

珊：我！（仍不捨去，又回來，抱住辛）伯伯，我不能走！我要跟着你，永遠跟着你！（哭）

壽：（已走至門口）走哇，我的孩子！

璞：（扛着一箱上）珊姐姐，怎麼還哭呀？（放下箱，看見壽）爸爸，這是誰？辛：運璞，快去行禮，那是你的……

壽：（搶着說）別說，我走啦。（掩面跑去）

璞：誰？（趕至門口）

珊：（急追至門口，扯開璞）爸爸！爸爸！（坐在門口啼噓）

辛：（過來）翠珊！讓他走吧，他還會回來呢。（攙起她）

璞：叔父回來啦？怎麼又走了呢？

辛：運璞，這就是個教育問題。你的叔父，比我聰明，有本事。可是他不喜歡讀書，而一心想發財。結果，他一遇到不幸與打擊，他便支持不住了，而往下

坡路溜下去。可憐的老二！

珊：伯伯，他還會回來嗎？（止泣拭淚）

辛：把錢花完，他就會回來了。

珊：那麼伯父你怎得了呢？

辛：明天的事，明天再說那。翠珊，你知道我幫助他，也就是教育他，我相信，只要我有誠心，我就會感化他。運璞，你還敢拾東西去。

璞：是。（下）

珊：伯伯，錢教爸爸拿走，你還怎麼辦學呢？

辛：走着瞧吧。有人幫助我呢，就自己辦學；辦不成呢，就再當教員去。反正教育和我算是分不了家啦。

丙：（低頭進來）

辛：你看，幫忙我的人來了，怎樣？大成？

丙：我對父親說了。

辛：你父親怎說？

丙：他，他——

辛：說吧，求人的事，成不成沒有關係。

丙：父親說，他很佩服老師，他願意幫老師的忙！

辛：好極了！

丙：不過，不過，他說願意幫恁個人的忙。老師若是自己要點地，他誠心願意送給你幾畝。辦學校，他連一分地也不能給你。

辛：什麼意思呢？

丙：父親說學校沒用，除了教給學生什麼自由戀愛，跟打球以外，什麼也沒有。

辛：嘔，大成，你回去吧，謝謝你來回跑這麼遠。

丙：那麼，你自己不要爸爸的地？

辛：回去替我謝謝你父親，我自己不要地。

丙：（嘆氣）唉！再見吧，老師！（走了幾步，又回來）老師！你等着，多磨我自
己當了家，我送你一頃地去辦學校。

辛：傻孩子等你當了家，我不知道死到哪裏去啦。去吧，好孩子！

丙：（下）

珊：得，又碰了一個釘子，伯伯怎麼辦呢？

辛：怕碰釘子，還作得成事嗎？爲個人的衣食住而不怕碰釘子，是寡廉鮮恥。爲社會事業而不怕碰釘子，是堅苦卓絕。不用着急，咱們有辦法，我就是沿街乞討去，也得辦學校。（叫）劉習仁！劉習仁！

仁：（上）來了，老師。

辛：把扁担抬筐，拿來！

仁：是！（下）

辛：珊！老王一個人挑不了這麼多的東西。我和運璞，習仁，也得挑一點，大概有三趟，就可以搬完了。你看家，餓了就烤個饅頭吃。

仁：（拿着扁担與筐，上）老師，我挑什麼？

辛：把那些書裝好。

仁：（裝筐）

辛：（叫）運璞！

璞：（上）幹什麼？

辛：習仁，你跟運璞扛鋪蓋，我挑書。

仁：老師，書比鋪蓋沉啊，我挑書。

璞：我的書，不許別人挑，再說，你們嫩胳膊嫩腿的，就挑得動嗎？

仁：我能挑！

璞：我挑得動！

珊：伯伯，讓他們挑吧！

仁：書上不是有一句：「有事，弟子服其勞」嗎？

辛：（笑）我是「以身作則」啊。（提提籃）瞧我的吧！（挑起）習仁，運璞，

扛行李，走！

（幕）

三 幕

時：七七抗戰之年，秋末。與前幕隔五年餘矣。

地：羅漢寺後花園。此寺卽辛家由勤廬遷入者。

人：辛永年 辛翠珊 劉習仁 衆學生（甲、乙、丙、……） 辛運璞 辛沐壽

胡曉鳳 胡力菴

景：羅漢寺之花園，小而幽靜。左側有茅亭，內置一石桌，四石凳。亭口稍
向右，有石階數級。旁植短柏，亭與柏之間有甬道，供出入。左裏側至
右側，斜排短籬，偏左有小門，上繞籬蔓。籬下殘菊尚存。右外側上端
透露鐘樓一角，下有青松。

開幕：辛著敝袍，在園內徘徊，手執舊報紙一張，時朗讀數行——抗戰的消息與議論。是日爲他的生日，年五十矣；髮稍白，背亦略躬，而精神尚旺。自辦學校，未成，仍執教弗懈；今又失業，乃爲鄉民設平民補習班，雖缺衣斷炊，弗輟也。翠珊因勞成疾，時，力疾緩步，自左邊甬道上，來尋辛老。

辛：（看報呻吟）說的對，這將是長期抗戰，長期抗戰！（見珊來忙趨前）珊姑娘，又出來幹嗎呀？你雖然不肯對我明說，可是我早就看出來，你的病已經不輕！可憐的好孩子！伯伯對不起你！爲了我，教你吃這麼大的苦！

珊：（憔悴清瘦扶小樹，喘氣）伯伯，我沒有多大的病！

辛：沒有多大的病？別教我心裏難受了吧！跟我說真話吧！

珊：（強笑）真的，我說的是真話！

辛：（長嘆）唉！今天又沒有來了吧？（趕緊往下說）不要緊！我銀和尙借去！（聽

木魚響，慘笑）人家佈施和尚，我求和尚佈施！哈哈！

珊：別的日子沒米還可以，今天可不行！

辛：怎麼？今天有什麼特別呢？

珊：伯伯，今天不是你老人家的生日呀？

辛：我的生日？就，就，就是啊！我，我，我也五十歲了！

珊：（很費力的往下跪）伯伯我給你拜壽！（磕頭）

辛：（淚下）起，起，起來！（把她扶起）翠珊！一個夢似的，我就五十了！我的事業在哪兒呢？教了二十年的書，我不怕窮，不怕苦，只怕沒有成績！可是，我的成績在哪兒呢？

珊：伯伯！你有成績！你教了幾千學生，你老盡心教他們，怎說沒成績呢？至少，我就是你的一點成績！我原來懂得什麼？我有什麼足以自傲的？什麼也沒有，我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鄉下姑娘！可是，伯父你撫養我，教育我，我知

道了，幫助你，服侍你，就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事！你的工作是最有意義的，所以我幫助你也就有了意義！是不是？伯父！

辛：是，是！說的好，孩子，（天真的）咱們爺兒倆什麼苦都能受，是不是？我就是你的靈魂，你就是我的膀臂，咱們在一塊兒，咬着牙幹，還怕什麼困難呢？我今年五十歲了，可是還並不老，我還得拚命讀書，拚命教書，一直到我死。死後，好教人說，辛永年不愧是個讀書的人，好孩子，你騎驢去吧。我待一會就去借米，再過些時，天氣冷了恐怕還得跟和尚借道袍穿呢！（苦笑）

仁：（由園門匆匆上，衣長袍。未暇招呼翠珊，直奔辛去，至辛身前，猛跪倒。

辛：（）老師，我拜壽。（叩首）

珊：（含笑，點點頭，下。）

辛：習仁，起來，你還記得我的生日？

仁：（起來）別的事我可以忘了，老師一切的事，我一件也忘不了。老師，外邊還

有幾個學生來拜壽，可以進來吧？

辛：不必了吧？國難期間，敵人都快打到這裏來了，還祝什麼壽？

仁：他們都是誠心誠意的，老師要不見他們，他們必定很失望。

辛：他們拿着禮物沒有？我向來不收人家的東西。

仁：禮物嗎？他們拿來一點；可都是預備和老師一塊兒吃的。一年只有這麼一天，先生也該跟大夥兒熱鬧一場。

辛：好吧，叫他們進來！等等，他們進來，可不要磕頭嘍，鞠個躬就行了。

仁：是。（向園門走幾步）你們都進來吧。

衆：（甲，乙，已畢業成人穿長袍；丙，丁，戊，等則係十幾歲的中學生穿制服。各攜酒食。）老師，拜壽啦。

辛：鞠躬吧！

衆：（鞠躬。）

辛：不敢當、不敢當。

甲：老師，我們知道你不敢禮物，所以我們拿來一點吃食，好和先生一塊兒吃。

辛：好，習仁，我們就在亭子上吃吧；還有酒嗎？拿酒杯去。

乙：老師，我連杯碗都帶來了，怕這裏沒有這麼多。

辛：真細心。來吧，都上亭子裏來。

衆：（攜物隨師到亭中，稍一佈置。）老師先坐下。

辛：（感激的）好，我坐，你們也坐。

衆：（坐下，倒酒）

甲：（持酒獻師）老師，我們給你祝壽。（衆隨之）

辛：（一飲而盡）謝謝你們，習仁，你也喝一點，這是壽酒啊！

仁：（喝一點酒）老師，我請翠珊師姐去，好不好？

辛：等一等再叫她來吧！我教她去休息一會兒，我知道，她的病不輕，可是沒法

子教她休息：可憐的孩子！我很怕，很怕，她是肺病！（悲苦）況且，時局又這麼緊張。

衆：（默默相視）

仁：老師，不要難過吧！老師辛辛苦苦教了二十年的書，老天爺不會沒有眼睛，（向學生們）來，我們祝賀老師教書二十年。

衆：（飲）

辛：（亦飲，不勝感慨）唉！教書二十年？只落得無衣，無食，君子憂道不憂貧，我不怕吃苦，可是教翠珊隨着我受罪，我的心中實在不安，習仁你說，老天爺有眼睛，要曉得咱們作好事並不爲有好報應呀！我的難過，第一是爲了翠珊，第二是爲了我的平民學校……一點固定的經費也沒有，教我怎麼維持下去呢？在今天，咱們已經和日本決一死戰，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固然要緊，平民教育也絕對不可疏忽，我們起碼得把平民教導明白，教他們知道甯

可斷頭，也不去作日本人的奴隸呀！

丙：老師，不必發愁，咱們去募一點捐，維持費不就有了嗎？

辛：爲我自己，我向來不求人。爲公益的事，我差不多天天去求人，我不怕丟臉，不怕碰釘子，可是誰都幫過忙了，教我上那裏再找錢去呢？

衆：（又默默相視）

辛：（勉強一笑）哈！向來不大吃酒，今天我要以酒澆愁了。（飲）

己：（學生滿頭是汗，由圍門跑進來）辛老師，辛老師。

辛：怎麼？

己：老師，（跑至亭畔）老師，大喜，大喜。

辛：（立起）我還有什麼喜事呢？

己：老師，你作了我們的校長了，公文剛剛到學校，我就跑來給你送個信。

衆：真的嗎？

己：我們誰不盼着老師作校長？好容易盼到了，難道你們不願意相信嗎？

衆：（全持杯起立）老師，我們給你道喜。

辛：好，好。（扶住亭柱，似欲昏倒者）

仁：（過來扶住辛）怎麼啦？老師。

辛：（顫抖，摸索着坐于亭欄上。）

仁：（小心扶持）怎麼啦？老師。

辛：（慢慢的）校長？校長？多麼重的責任呀！教書二十年，我天天盼望我自己能辦個學校。今天，我的夢成了真的，可是我有辦學校的本事嗎？況且，咱們是正和日本打仗，萬一日本人很快的就打到這裏，我怎麼辦呢？我能率領學生去殺敵嗎？不能，絕對不能，我得帶着學生們搬走。怎麼走？這個責任，這個責任，我擔當得起來嗎？

仁：老師，以你的經驗，道德，學問，辦個中學還不易如反掌嗎？

辛：一個小學，一個中學，一個大學，都一樣難辦，小學校長，中學校長，大學校長，都負着同樣的責任——盡責，還未必辦得好；不盡責，就應當入十八層地獄，因為他的罪過是誤人子弟，你們看，我應當去就任，還是應當辭謝了呢？

衆：當然就職。

庚：（又一學生由園門匆匆走來）老師，（敬禮，看見己）怎麼？你已經來了？腿真快。

己：又有什麼新消息？

庚：（遲疑）啊……

辛：學校裏怎樣？

庚：我……

辛：說呀！

庚：前任校長，還有一部份學生，打算……

辛：打算……

庚：打算鼓動風潮。

辛：拒絕我到校就職，是不是？

仁：（怒）誰？誰敢拒絕老師就職？（扯住庚。）走！

辛：習仁，幹什麼去？

仁：到學校去，去看誰敢不歡迎老師到校，講文的，我會說服他們，我知道老師是個最好的人，講武的，我不怕打架。

辛：胡說！我是政府委任的，要辭職不就，我向政府去辭；要到校，我是服從政府的命令，別人怎能干涉我呢？習仁，你跟着我這好幾年，怎麼還是這樣粗鹵呢。

仁：（低頭無語）

丙：（對丁戊）咱們回學校看看去？

己：（對庚）咱們也回去吧？

辛：（看他們要走）你們回到學校，什麼也不准說，有人說我好，也好；有人說壞，也好。我自有自己的主張，你們先不要亂說，免得發生口舌是非，聽見沒有？

衆：聽見了。

辛：還有，你們不要再來報告消息，省得被人家說你們是我的黨羽，去吧！

衆：（丙，丁，戊，己，庚，五人同敬禮而退。）

甲：老師，我也走，老師忙吧！（向乙）你怎樣？

乙：也走，（向辛）老師忙吧！

辛：等等，我求你們兩個一件事。

甲：老師，請說吧！

辛：假若我去就職的話，這個平民學校，就由你們倆和劉習仁照應着。習仁能教他們，你們倆幫着辦辦事務。至於經費，只要我拿到薪水，我可以捐出一半來，你們倆有工夫沒有？

甲：老師的託咐，我們還能不服從嗎？

辛：還不僅是服從不服從的話，你們肯幫忙，就得真盡心盡力，你們曉得我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人，大概不會怪我這樣直言無隱吧？

乙：老師，放心吧！我們倆一定盡心。

辛：那好極了，這些東西（指杯盤）你們拿去罷！

甲：先放着吧！晚上我再來取。

辛：習仁，替我送一送。

甲：老師還這麼客氣嗎？

辛：老學生了，該當送一送。

甲：（同乙告退，習仁相送。）

仁：（送到園門，望。）找誰呀？

璞：（在園外）辛老師在這兒嗎？

仁：誰？運璞哥？

璞：（應聲而至，穿軍裝，已爲下級軍官矣）習仁。

仁：（跳起來，相抱）運璞哥。

辛：誰？

璞：（捨仁，奔至亭畔）爸爸，我，（跪下行禮）我來給爸爸叩頭拜壽。

辛：（下亭來，俟璞立起，揉老眼注視）運璞！我的運璞！（狂喜）習仁，你看看我的運璞，看看他的身量，他的模樣，他的威風，當初，我說他最適于作個軍人，你們——連他自己——都有點不信，看，今天你們看，我的老眼到底比你們的強呀！這才是個真正的新中國人，強壯，勇敢，漂亮，忠誠，嚴肅。

(看亭內) 運璞，我給你點什麼吃呢？

仁：老師，我可以不可以敬師兄一杯酒？

辛：怎麼不可以？平日你粗齒，今天又太細心了。

璞：我先敬父親一杯酒，祝你老人家長壽。

辛：咱們一齊喝，習仁，倒酒。(酒倒好)來！(飲)

鳳：(已出嫁，穿旗袍但仍天真，活潑，愛運璞不減往日。提兩活鴨自園門來)

辛：誰？

鳳：曉鳳特來給伯伯祝壽。我磕頭，還是鞠躬？

辛：鞠躬吧！

仁：(接過鴨去，置於地上。)

鳳：(鞠躬，既畢，向璞)我在門口就看見了你，可是不敢認。你的身量更高了，

你的………哈，你的軍衣穿的多麼合身好看呀！你看我變了沒有？告

說你我結了婚，可是我不愛他，也沒有孩子。

璞：（呆視她，不知怎樣答話好。）

鳳：這璞你總得住幾天吧？啊！伯父現在教運璞上我那兒玩玩去吧？走！（拉他）

璞：我……（不敢去。）

辛：運璞，你請了幾天的假？

璞：三天。

鳳：怎麼只請三天假呢？不能多住幾天嗎？

辛：（轉變嚴肅）運璞，你剛進來的時候，我喜歡極了。我看見了我的兒子，還能

不高興嗎？可是，現在，別怪我，我要不客氣的責備你了，你是軍人，怎麼

可以爲了父親的生日而忘了現在正在作戰，不應當離開隊伍呢？是的，是的

，我曉得你的心意：你是以爲第一，父子有二三年沒見了。第二，今天又是

我的五十整壽；第三，一旦你到前線作戰，生死存亡都不一定；所以你要回

來看看。這是你的一片孝心，可是你也該記得委員長的話：現在，我們應當盡孝於民族，今天你是國家的軍人，而不只是你父親的兒子，運璞，聽爸爸的話，吃點東西，馬上回營，我不准你再多停留一會兒，趕緊走，好好的盡職作戰。「死」是你的；我的；也是一切人的必然的歸宿；但是「我們」要死得光榮，你要能死在戰場上，我要能死在學校裏，咱們父子就算沒白作一——回中華民國的國民！

鳳：伯伯，你老人家未免太狠心了，無論怎樣，也得教他住一夜呀！

璞：爸爸說的對，我走，翠珊姐姐呢？

辛：看看她去吧，她，她病了。

璞：（欲去，有不捨曉鳳之意。）

鳳：我也看看她去。（同璞往甬道走。）

辛：曉鳳，你回來。

鳳：（不得已的回來。）

璞：（回首望了望，獨自走去。）

辛：（曉風，我告訴你，趕緊催運璞回營，他是軍人，在作戰時期，一個軍人應當……什麼也不愛，而只愛他的國家。）

鳳：我曉得。

辛：好，至於你，你已經出了嫁，就別因為舊日的……（不便說明）教家庭不和睦！

鳳：（氣）我拿運璞不過當個師弟看，還有什麼關係呢？

辛：「防微杜漸」，你要記住。不然的話，會鬧得大家都不安，那又何苦呢？

鳳：（微怒）倒好像我專會瞎鬧似的，伯伯，你有你的好處，不過有時候作事也太過火。（更怒了一點）我告訴你，伯伯，把我的脾氣招起來，我有時候也會故意的胡鬧。

仁：鳳姐姐，看看翠珊姐姐去吧！她很想你呢！

鳳：好，我去，伯伯，你放心，我不會把連璞弟弟教壞了。（急下）

辛：唉，習仁，把這些東西收一收，拿到屋裏去。我在這兒再沐息一會兒；心裏

很亂，很亂，或者我是真老了，擔當不起重任了吧？

仁：不老，老師你起碼得活到九十歲。（收拾東西）

辛：（一笑）活那麼大的歲數幹嗎？還不是白糟場糧食。

仁：你要明白糟場糧食，老師，我一天也不用再活着了。（端着東西往亭下走。）

壽：（更衰老一些，但服裝相當的整齊，自園門來，與仁相遇，隨手把酒瓶拿起）

有酒，美呀，還有菜，都拿回來。

仁：老師教我拿到屋子裏去。

壽：拿回來，我教你拿回來，你就得拿回來。

辛：老二來啦？

壽：哥哥，我來拜壽，得給我點壽酒喝啊！

辛：習仁，拿回來吧！

仁：（瞪壽一眼）是，（往亭中走。）

壽：哥哥，請坐吧！

辛：老弟兄，說說就都有了。

壽：（跪，叩首。）

辛：（攙弟起）老二，你近來混得不錯吧？衣服整齊了，臉上也有了肉啦，（蹲於
草階。）可是爲什麼又是幾年不回來呢？

壽：（仍立階下）我說過，我不發財不見你，所以頭這幾年我寧肯東漂西蕩，也不
回來。現在雖然還是沒發財，可是近來幫胡力菴作點事，吃穿都不成問題了

。（得意）

辛：幫他幹什麼呢？

壽：他在黃家莊街上開了個一間門面的小鋪，教我和劉二給看着。

辛：賣些什麼呢？

壽：沒有多少東西。自然，我說不清到底有多少貨，因為劉二經管一切，我不過

給照應照應門。

辛：（疑）嘔！生意多不多？

壽：好像不大多，晚上上了門以後，倒時常有人來，好像開會似的。

辛：胡力菴也去？

壽：他也去。

辛：（立起來）老二，我想你不會怪我心眼太多吧？要是可能，還是不幫助胡力菴

好。

壽：他的人並不壞！

辛：我也沒說他是壞人！不過，他沒受過教育，你要知道！沒受過教育的人，有時候無心中就會作出錯事，甚至於壞事來，因為他無知！而且，在遣兵荒馬

亂的時節，誰知道誰發着什麼心呢！

壽：他常跟我念道哥哥，他說：老大太大方了，自己已有本事，可不去掙錢，偏偏愛當窮教員，他最不满意你的是曉鳳沒能和運璞成了親。我看得出來，他雖然沒受過教育，可是知道敬重讀書的人；看樣子，他很佩服大哥！

辛：恐怕不是佩服，而是要利用我！

壽：利用大哥？

辛：他有錢，我有學問。他有勢力，我有名聲。你明白了吧？

壽：我，我明白！

辛：因此，你也得小心！他抓不到我，可會抓到你；因為你是我的弟弟。你還常喝酒嗎？

壽：（慚愧的）天天喝，力菴供給我的酒喝。

辛：老二，你要是不戒酒，我告訴你，就能教人家把你賣了，你還不知道價錢呢！

壽：我還不至於那麼糊塗吧？算了罷，大哥，那些話咱們明天再說，今天我是來給哥哥拜壽，總得教我喝點吧？（入亭）

辛：（無可如何）唉！喝吧，老二，誰教今天是我的生日呢！習仁，給你師叔斟酒。

仁：（遞酒）師叔請酒。

壽：（飲，啞嘴）好，好酒，二鍋頭。

胡：（從老遠就喊）大哥，辛大哥。

壽：說曹操曹操就到，胡力著來了。

胡：（一入花園門就作揖）大哥，我來給你道喜，老二也來啦？（到亭畔）大哥，大喜，這太好啦！在老年間，中學校長都戴頂子花翎，是好幾品的官啊！好，好，大哥有一步老運。

壽：（自斟自飲）。

辛：來，坐一坐。我也是剛聽說，委任狀還沒送到呢。

胡：那還能有錯兒嗎？（掏出電報）這不是省裏來的電報？對不起，我已先看過過了。

辛：（看電）

胡：習仁，你這小夥子總算有眼睛。平日，我還說：這小夥子死跟着辛老師，有什麼前程呢？今天，我明白了。辛大哥作校長，你還不是管賬房生嗎？有油水的事，我告訴你。

仁：（沒好氣，但看老師在旁，不好發作）哼！

胡：（看亭內酒食，又看地上的兩隻活鴨子）大哥，這是我家丟的鴨子，我的鴨子我認識，誰給送到這兒來了呢？

仁：曉鳳送來的。

胡：曉鳳家的鴨子，也還是殺給她的，所以我認識。咳！我怎麼忘了拿點禮物來

呢？

仁：這是曉鳳送來上壽的，不是爲賀喜的。

胡：我真該死，今天是大哥的好日子呀？我怎麼忘了呢！得啦，頭是現成的磕幾個吧！（不容分說，跪下就磕。）

辛：老弟兄了，真不敢當。（收起電報，扶胡起。）

胡：（起來）太好啦！多慶巧啊，正作壽，就又作了校長，我沒把電報看錯吧？大哥，你轉了好運，從今以後，你要不發財，把我的眼睛挖出來。

辛：（並不熱烈的）怎樣？喝兩盅吧？

胡：不能這裏喝！劉習仁，不要到外邊去說，今天是你辛老師的生日。辛大哥，等你把學堂接過來，由我發帖，請酒；作壽，升官，二歸一，咱們請上牠！

幾桌客。

辛：（不耐煩）我請不起客。

胡：你全不用管，都交給我辦就是了，還告訴你，咱們總賠不了錢，我一輩子不幹賠錢的事，明天，我就先給你裁兩套衣裳，作了官，不能再這麼破破爛爛的，還有（欲言不言）啊，劉習仁，你出去一會兒，行不行？

仁：（不動）

胡：大哥，教習仁出去一會兒。

辛：（向仁點了點頭）

仁：（無可如何的下亭，由甬道出去。）

胡：（見神見鬼的）大哥，你知道我在黃家莊開了個小鋪子？

壽：（看了看胡，仍自斟自飲。）

辛：知道。

胡：那不是我開的，不過給頂個名兒。

辛：誰開的？

胡：天津下來的人開的。

辛：（奇）他們是幹嗎的？

胡：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穿着打扮都很闊氣。

辛：他們要幹嗎？

胡：他們來預備預備！

辛：預備什麼？

胡：大哥你看哪，天津，北平，全丟了。咱們打不過日本人！

辛：你怎麼知道？

胡：事情就在眼前擺着呢，咱們打一仗敗一仗，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辛：（氣）胡力菴，你願意咱們打敗了！

胡：什麼話呢？誰不盼着咱們自己打勝仗？可是，咱們打不了勝仗，咱們不得想

想主意嗎？

辛：想什麼主意？

胡：我想不出，天津下來的那夥人給咱們想了主意；他們都頂透亮，跟諸葛亮一樣。

辛：他們怎說？

胡：他們說，老胡——你瞧！真夠朋友，一張嘴就叫我老胡，不用提多麼親熱
嚶！——老胡，日本人就快打到這裏，你的房子，你的地，可能雙手搬了走？
我就說，搬不走呀！可是日本人就會那麼快打到這兒嗎？他們說，老胡，你
看在北平天津咱們有十萬大兵，都擋不住日本人，就憑咱們這個小地方，還
算一回事嗎？日本人不用打，只要由這裏過一過，咱們的房子就得一掃兒（
而）光，莊稼就全教人馬踏完，我一聽呀，人家說得近情近理，簡直吓得魂
不附體啦！我跟他們要主意，他們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別等日本人來到，
咱們先投降呀！他們說，只要咱們這一帶出來幾位體面的人，由他們領着去

見日本人，日本人就會派咱們自己的人作地方官。等到日本兵過來的時候，準保規規矩矩寸草不動，我一聽到這兒，我心裏念了阿彌陀佛。

辛：（氣得只好發笑躲開）哈哈哈哈哈！

胡：（跟着辛）大哥，你還笑呢？倒彷彿日本人快打到家門口是鬧着玩的事。他們教我保舉幾個人，我頭一個就舉出大哥來，我說，辛大哥是我們鎮上的諸葛亮，可以作縣長。我自己呢？自知無才，我只願幫着大哥，給大哥管管眼，別的我不會，我可會打算盤，你看，大哥我公道不公道？我有地，有房，有錢財，一輩子就沒作過官，這回，能進了縣衙門，哪怕是屁大的官兒呢，總算有過了功名，不白活這一世，大哥，你說是不是？

辛：（大怒）胡力菴，你滾出去！

仁：（在甬道窺探，見情形，忙跑去找運璞。）

胡：怎麼了？大哥！難道我作錯了事。

辛：（喊）你錯到了底！

胡：我錯到了底？事情，我全和老二商議過，他也願意，保舉的名單，還是他寫的
的呢！不信，你問他。

辛：（如老鷹抓小鷄似的，把壽拖下亭來）你說！

壽：（已醉，東倒西歪的掙扎）說什麼？

仁：（同璞，鳳，珊來。璞攙扶着珊）

辛：（一個嘴巴打下去）你也還是我辛家門的人？混賬東西！

仁：（急跑過來）老師！（拉住辛）

珊：（極困難的疾走）伯伯！爸爸！

璞：（仍扶珊）爸爸！叔叔！

鳳：（立稍遠，不敢過來。）

胡：（害怕，藏在女兒身後。）

（掩護手）老二，你說，你幹的什麼？

壽：（羞惱搖幌着身子，手摸着腮）老大，你敢打我？（要動武。）

仁：（掩護辛）你敢，你敢過來就沒有了命！

珊：習仁，你敢！（向辛）伯伯，你作了一輩子教師，怎可以跟自己的手足弟弟打架呢？

辛：珊姑娘，你去問問他，該不該推舉我去作漢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打他還太輕了呢！我是他的兄長，應當管教他。

珊：爸爸，怎麼回事？

壽：我不知道，問他（指胡）！他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要不然的話，他就不給我酒喝了。

珊：嘔！爸爸！（氣泣）

辛：你個只圖口食，而忘了廉恥的東西！（欲再打）

璞：叔父，你這邊來！（扶叔父走近辛，向胡、胡大叔，到底怎麼回事？

胡：我全是好意，不知道怎麼地竟惹惱了你父親。

辛：胡力菴，從今以後，你我誰也不再認識誰，聽見沒有？

鳳：（怒）伯伯！我父親又作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你就和他絕交呢？

辛：你是他的女兒，還會不知道？你知道而不勸告他，你還算個受過教育的青年不算？

鳳：我不住在娘家，我真不知道。

辛：日本人還沒打到，他就勾結匪人，預備投降，他還推舉我去遞降表，他還是中國人不是呢？問問他！

鳳：（氣）爸爸，真的嗎？

胡：我是爲保全我的房子，我的地，我的財產不是白揀來的，不能隨便的丟了！再說，辛二爺也願意，他說我說的對。

仁：（怒）我先教訓教訓你吧！（撲過來）爲你的幾間破房，幾畝臭地，你就賣

國？

山

鳳：（擋住仁）習仁！

仁：你難道也願意作漢奸！

鳳：他是他，我是我，不要一概而論，爸爸，你走。

辛：（向仁）教他走。

胡：真沒想到遇見這麼一羣糊塗人！（匆匆走去，又停住。）曉鳳跟爸爸走。

鳳：（憤）我……我還在這兒多待一會兒呢！

胡：孩子，你不要「吃裏爬外」呀！你要是跟他們串通一氣，不聽我的話，我可就不再給你錢花。

鳳：那，隨你的便。

胡：好，好，從此你不要再進我的門！（下）

壽：力菴，等等我，一塊兒走。（走）

辛：回來！

壽：（假笑）我不回來，我走！

珊：（追）爸爸！

壽：誰是你爸爸？你心中只有個伯伯，沒有父親。

珊：爸爸！難道你不知道伯伯是好人嗎？

壽：好人又怎樣！（仍走）

珊：（趕）爸爸，你回來！

壽：捨不得我，就跟我走。

珊：（停住）你要聽伯伯的話，我就跟你走！

壽：聽他的話，我聽高粱酒的話。（走）

珊：爸爸！（昏倒）

鳳：（急扶珊而已遲。）

璞：（急跑過來）姐姐！姐姐！

辛：（趕過來）翠珊！翠珊！

（時敵人的飛機，掠空而過。）

璞：（仰看）敵機！快，快伏下來！

衆：（伏下）

（飛機漸遠，衆起。）

辛：翠珊！

珊：（甦醒）伯伯！

辛：（對大家）敵人的飛機已經到了，恐怕此地不保！運璞，一分鐘不要再耽擱，即刻回營！不要掛念着我們，一心全放在國事上！中國不會敗，只要咱們拚命抵抗，聽明白沒有？

璞：明白！爸爸，你怎麼辦呢？

辛：我帶着學生走！政府派我作校長，我不能帶着學生去投降敵人，多帶走一個學生，就減少一個奴隸呀！

珊：伯伯，我跟你走！

鳳：你的病這麼沉重，怎能走呢？

珊：（激昂憤慨）我走！我能走，我不能離開伯伯！就是死，我也死在伯伯的眼前，死在有青天白日旗的地方！

辛：好！好孩子！習仁！我馬上到學校去，辦理遷校的事。我把翠珊交給你，假若我先走，沒工夫再回來，我就叫人通知你：我走的方向。你等她病好一點，一同趕來！

仁：是！

鳳：伯伯！我呢？

辛：你得回家商議去，我不能替你作主。

鳳：萬一敵人真來到，我爸爸真作漢奸，怎麼辦呢？

辛：盡你的力量去勸他！

鳳：他要是不聽呢？我剛才已經得罪了他！

辛：父女之間，吵幾句嘴還算得什麼。

鳳：伯伯，你也帶我走不好嗎？

辛：先看一看，你暫時留在這裏，天天勸告你的爸爸，多踏實在沒法子住下去，

你再追我來！

鳳：伯伯，往常我有許多任性的地方，不了解你老人家的地方；今天我才完全看清楚，你是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摘下金鑰子）伯伯，你拿着吧，好作路費。

辛：那……

鳳：（悲）伯父，我父親要暈作了漢奸，我就沒有了爸爸。伯伯，你就收我作個女兒吧！（跪，雙手獻鐲）（飛機聲又起。）

衆：（靜聽）

（遠處投彈聲。）

辛：事情緊急了！運璞，快走！曉鳳，快回家！習仁，翠珊，快進去！

衆：（急下）

（幕）

四 幕

時：前幕半月後。

地：鄭州車站附近小旅館。

人：辛永年 胡曉鳳 劉習仁 辛翠珊 學生十數人（甲，乙，丙，……）

林老板：旅館老板，胖子，四十多歲，北方人。（簡稱林）

陳一新：二十多歲，商人，辛之弟子。（簡稱陳）

白雲起：二十多歲，爲檢查員，瘦子，辛之弟子。（簡稱白）

警察：二十多歲，大個子，不喜說話。（簡稱警）

李站長：火車站站長，三十多歲，英俊，辛之弟子。（簡稱李）

景：旅館中之一間「通艙」。左側有門，通院中，壁上有破舊的廣告畫，及臭虫血作的花紋。壁脚置繡蓋捲一列，蓋學生皆席地而睡也。只有一個床，置右外側，原是爲辛校長預備的，但已讓與一個害病的學生。破桌破凳茶具數件，與箱篋網籃等。雜置室中，賴辛校長講整潔，故尙顯不出污濁混亂。校旗一面半捲着，斜倚牆角。

開幕：火車行駛聲，汽笛聲，一學生（甲）倚壁落淚。一學生（乙）臥床呻吟。辛校長備受艱苦，心勞體倦，而仍泰然處之；時方清理桌椅，使破屋中略見秩序。

辛：（工作了一會兒，直一直腰，坐下，向甲）不要再哭了！國難期間，整個的中華到處可以爲家呀！想家？想家就得長志氣，學本事，打回老家去！過來，跟我說說話兒！

甲：（抹抹淚，過來）校長，我自幼兒沒離過家門一步，怎能不想家呢？

辛：（同情的）一點不錯！我也和你一樣呀，我幾時想到過，會帶着大批的學生流亡呢？不過，事到臨頭，就得橫心，咬上牙幹哪；啼哭有什麼用呢？你看，連我這老頭子還忍得住呢，你年輕輕的倒吃不消這點苦處嗎？

甲：校長，你說的對！開封離這裏還有多遠啊？

辛：不遠，不遠！要不是火車太擠，咱們不是已經早到了嗎？剛才我又派人打聽去啦，只要一有車，咱們一眨眼就到開封！

甲：（高興一點）開封，地方很好吧？

辛：好得很！凡是中國的地方，我覺得都好！（立，走向乙。）

甲：（隨着辛）

辛：（走至床側）好點了吧？

乙：好多啦！就是腳還疼！

辛：那就不要緊了，打盆水，我給你洗洗腳吧？

乙：校長，你休息休息吧！這些日子，你受了多少累。

辛：沒關係，我吃慣了苦，平日又有點武功，所以你們能受的，我就能受。只要你們無災無病，平平安安的，我就放心了。

林：（進來）辛校長！

辛：（轉身，走過來）林老板，來坐！

林：不坐了，校長（很客氣）我還是問問，那點賬今天能開不能開？

辛：教育部的電，你知道，我已經打出去了兩天，大概因為軍事緊急，電報太慢，所以還沒有回電。我想，一半天總會有的！

林：（還勉強的客氣）那麼校長能不能先支給我一點零錢呢？

辛：林老板，我要是有錢，就決不會等你來催，我不是愛拖泥帶水的人。

林：（漸不客氣）校長可也得給我想想，我店裏頂大的一間房，你們佔着；天天我得打退多少客人，耽誤多少生意，可是你這兒是分文不見。這個兵荒馬亂的

時候，什麼東西都貴。燈油炭火，我們沒地方去賒，你可不付我的賬，這像話嗎？

辛：（痛苦）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林：（更不客氣）這就完了。你知道，可是不想法子去弄錢，難道我們開小店的還「倒找」給你兩個錢嗎？

辛：（慚愧）老板，老板，別那麼說話。

林：（極不客氣）教我怎麼說法呢？住我的店，給我錢，沒有錢，請出。

辛：（頹然坐下）唉！

甲：（不平）老板，你不要這樣子。

林：要怎樣呢？難道你們白住我的房，我還得給你們道謝嗎？

甲：你糊塗。

林：我糊塗？你們明白，校長，學生都是讀書人，欠賬不還，還罵人，到底是誰

糊塗？我真不敢說。

辛：（向甲）你少說話，（向林）老板。

林：好吧！好吧！別再說啦？我沒工夫。乾脆一句話，沒錢，趕快搬出去。

甲：偏不搬看你怎樣？

辛：（向甲）你少說話，（走近林）老板，老板，再容我一半天，那裏的電報必定會到。

林：我不要電報，我要錢。（往走外）

辛：（趕上去）老板，看在我這些白頭髮上，你寬兩天的限吧！遲日子，遲不了錢，我不會欺騙你。

林：（在門口）誰也沒說你會欺騙。我的買賣小，賠墊不起，我真着急。

陳：（在院中）林老板，又跟誰鬧氣呢？

林：不是我愛鬧氣，是客人太不講情理。

辛：（往門口外望了望，回來，徘徊）我一輩子沒有不講道理過，唉！

陳：（衣着闊綽，看見辛）林老板，那位老人是不是姓辛啊？（趕過來看）是，

辛老師！

辛：（立定）誰？

陳：（進來）我，陳一新你忘記了吧？十年前，我跟老師念過書。

辛：（細看）我想起來啦！不錯，不錯，你是陳一新。

陳：老師，（看林欲走開）林老板，過來，（看林不動，拉他過來）這是我的老師，頂有學問道德的老師，老板你多照應。

林：陳先生，你常來常往，準知道我的脾氣；我對客人沒有不克己的地方，無奈這位老先生，帶着一羣學生，好幾天啦，茶是茶，水是水，可是一個銅板沒給我，我受得受不了，你說。

辛：唉，陳一新，我給教育部去了電報，一半天必有回電，指示辦法，我不會白

住林老板的房。

林：（又急）老說電報，電報不是鈔票啊！

陳：林老板，別着急，（摸口袋）這兒是一百塊錢，你先拿着，其餘的賬，我也担保，別人我不知道，我知道辛老師，你教給他佔便宜，他也不會。

林：（面有笑容，接錢）按說，沒有這麼辦的。

辛：一新，你這麼辦，我心裏實在不大過得去。

陳：等部裏匯來錢，再還給我呀，老師。

辛：（點頭）難爲你了。

陳：老師你還是這個脾氣。

林：（欲走）辛校長，要開水吧（四下一看）短什麼，你自管說話。買賣小，就作個和氣生財，你老歇着吧，校長。（下）

陳：老師，到我屋子裏坐會兒去。我那兒有點好茶葉，老師喝一盃，咱們談談。

辛：（向甲）我到陳先生屋裏去一會兒，你看着他（搗乙）一點。

甲：是啦，校長。

陳：（讓）老師請。

辛：你領路吧。

陳：是。（同辛下）

甲：咱們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開封？（坐在床上）我真想回家。

乙：家？恐怕已經教日本人給佔了，我也想家，可是一看辛校長，我的氣就壯起來，老校長的眼睛就好比是強心針。

甲：（天真）真的，你這個比喻值一百分。

丙：（同丁進來）

甲：怎樣？有車沒有？

丙：（沒有好氣的坐下）沒辦法，校長要永遠走四方道兒，咱們就一輩子困在鄭

州到不了開封。

甲：怎麼？

丁：兩個辦法；一個是大家硬往車上擠，一個是和站上要難民車，校長全不肯幹；往車上擠，他怕丟了同學，要難民車，他不肯寫公函，怕耽誤時間。他一心一意，非打票上車不可。我看見了，火車剛一進站，就連車頂上都是人。打票上車？笑話，我並不是說校長不好，而是說他太古板。這是什麼時候？還按規矩打票上車？沒辦法！

白：（衣軍服同警進來）你們登記過沒有？

甲：登記什麼？

白：住旅館有不登記的嗎？

甲：旅館裏沒告訴我們嗎？

丙：（氣）他媽的，不先給老板錢，他什麼也不管。

白：（誤會）你怎麼開口就罵人哪？

丙：（仍坐着）我沒罵你。我罵的是林老板。

白：你站起來！

丙：站起來幹嗎？（仍坐）

丁：你立起來就得！

白：（向警一弩嘴）

警：（過去把丙扯起來）

丙：幹嗎？

白：你是打那裏來的？

丙：辛鎮。

白：辛鎮？已經陷落了。

丁：我們是在陷落前逃出來的！

甲：（哭）家全完囉！家全完囉！

白：（向警）檢查他們的行李。

警：（向丁）把箱子都打開。

乙：（由棧上爬起來，一點一點的走向白）先生！我們都是學生，辛鎮中學的學生，敵人快打到我們那裏？校長把我們帶了出來。

白：空口無憑，有證件沒有？

丙：（怒）我們什麼都丟了，還有證件？

白：沒有，我把你（指丙）帶走。

丙：憑什麼呢？

白：就憑你未登記，二無證件，三由淪陷區來的，我是公事公辦，你說你是學生，我怎知道呢？誰準保你不是漢奸呢？

甲：（止住淚）我們能是漢奸？你太豈有此理了！

白：（向警）把他（指甲）也帶走。

丁：要帶走就帶走，走！我也去。

乙：（到門口）校長，校長，快來，他們拿人哪！

白：（向警）先檢查行李。

辛：（匆匆入）怎麼啦？（向乙）你快躺下去。

甲：（一齊）校長，他要把我們帶走。

辛：（邊走邊問）誰呀？誰要把我的學生帶走哇？

白：（注視）你，辛老師！

辛：是白雲起嗎？

甲：（欲扶乙上床去。）

警：（阻止。）

白：（對警）你出去！

警：（一楞，慢慢走出去。）

白：老師，你怎麼跑到這兒來啦？

辛：日本人進攻辛鎮，我能等着投降嗎？

白：老師，到了這兒，怎麼不登記呢？軍事緊急，到處嚴防漢奸，咱們不能不留

懸神哪！

丙：校長！你看，他要把（指甲）我們倆帶走，當漢奸辦！

白：誰教你們不登記，不帶證件，又跟我發橫（去聲）呢。

丙：那，你沒看見（指校旗）我們的校旗嗎？

辛：（向內）別再說！（向大家）你們都來見見師哥！

丙：還是師哥呢，對我們那麼不客氣！

白：（笑了笑）這，你們別怪我，要怪，得怪辛老師。

甲：怎麼？

白：你看，當初我跟老師讀書的時候，同學們都嫌老師太認真，太嚴，趕到我出了學校，到社會上來作事，才醒悟過來，知道辛老師才是好老師，老師越嚴，學生得的益處才越多，我現在負責在這裏檢查，我不能隨便放走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這，是跟辛老師學來的。

辛：（笑）說的好，說的好，不過，你還不夠認真的。

白：是嗎？

辛：你看，你要是真正認真，爲什麼不檢查我呢？

甲：對呀！

白：（幽默的）檢查老師？老師你這一身破衣裳就是護照！（向衆）師弟們，別計較我呀！等你們上車的時候，通知我一聲，好省得開箱倒櫃的檢查行李，我相信老師，也就相信老師的行李。

甲：（扶乙上床去。）

丙：還提上車，老師，要按着你的辦法，非打票不上車，咱們這麼多的人，就得永遠困在這裏！

辛：你到車站去了嗎？

丙：剛回來！每一列車，開進站來，就連車頂上全是人！票還照常賣，可是有票的上不了車！

白：老師，你帶他們上哪裏？

辛：闔封！

白：那不成問題！

辛：不成問題？我困在這兒好幾天囉！

白：去找站長啊，他也是老師的學生！

辛：誰呀？

白：李素秋！

白：老師，聽着我去一輛，去看看他去！

辛：也好！（想了想）他要是還念師生之情，恐怕應當先看我來吧？

丙：（一齊伸大指。）

白：（對）我找他去，教他來看老師！

辛：那批你勸，不要爲我的事而耽誤了你的工作呀！

白：我反正要到車站去！

辛：那就勞你的駕吧！

白：老師，晚上我再來看你！（敬禮）走）

辛：（要送客）

白：（攔）老師跟我還客氣嗎？

辛：那就不送了！

白：（下）

辛：（過去看乙）

（院中有一男一女吵架聲，越來越近，男係林老板，女係曉鳳。）

鳳：（嚷着走着）我已經碰了八顆釘子，不能再跑，我的脚全腫了，非住這兒不

可！

林：沒地方呀！

鳳：沒地方我也得住下！（向辛的「通槍」走來。）

林：那裏有人！還是男人！

鳳：男人怎樣？男人還把我吃了嗎？（已至門口）看我穿的破，給不起店錢嗎？

——你打聽打聽去？我是辛鎮的財主！

林：（追至門口）是真沒房呀！

鳳：（闖入）沒房，我看看哪！（狀極狼狽，蓬頭垢面，衣襟污濁，僅提一小包

幾。）

辛：（回頭看，未認出。）我們這裏都是男學生呀！

鳳：伯伯！（急奔過來，抱辛膝大慟。）

林：（探探頭，走去。）

辛：曉鳳！曉鳳！家裏怎樣啦？快起來！好孩子，不哭！

鳳：（慢慢起立，仍泣。立起後，隔淚視辛，又慟。）

辛：（見她還穿着單衣，脫下破袍來，覆她肩上。）

鳳：伯伯！

辛：別再哭！家裏怎樣了？

衆：（圍攏來聽。）

鳳：（拭淚）全完了！全完了！我家裏住了日本兵，我的丈夫……（再泣。）

辛：（急問）怎樣？他怎樣？

鳳：叫日本人殺了。

辛：（扶她坐下，飲以水。）

鳳：（一飲而盡）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辛：你父親呢？

鳳：（咬牙）提他幹嗎？他先頭給日本人弄糧草，找雞鴨，忙的不得了！爲的是

辛：保護他的財產呀。那知道日本人還是把他的房子地搶去了，他不答應，跟他們

鳳：爭鬥後來，後來就給日本人把他殺了！我自己把爸爸和丈夫埋了，就連夜跑

辛：出來，沒想到，在這兒碰到了伯伯啦！我可有了主心骨，伯伯，你願意帶着

鳳：我走吧？伯伯，我什麼都沒有了，你就是我的親人。

辛：伯伯有飯吃。你就有飯吃！伯伯有地方住，你就有地方住。

鳳：（喜）好伯伯！好伯伯！我這就放心了。

辛：翠珊和習仁呢？

鳳：他們也快出來了。我先走一步，所以先到了。

辛：（極關切的）翠珊的病怎樣？

鳳：還，還不大好。加之，她同師叔生了一場氣，因為，師叔當了漢奸，翠珊勸他出來，他不肯，翠珊爲了這，生真氣，於是她的病更見重了！

辛：好孩子！有志氣，有血性，不過，走這一路，她受得了嗎？

鳳：有時候，習仁背着她？

辛：我很怕呀，曉鳳，她會死在路上的。

鳳：有習仁照應着她，伯伯儘管放心吧！

辛：我看哪，我得接她去。

鳳：那怎麼能行呢？這羣學生在這兒，怎能分身呢？

辛：難！難！曉鳳，你知道，我跟翠珊是相依爲命啊！他要是有個長短，我，我

活不了。

鳳：先別那麼想呀，伯伯！我從此就是你的女兒，我也會幫助你，像翠珊一樣的幫助你，再說，這羣學生也都是你的兒女呀！

辛：（點頭）唉！唉！總算我沒白教過你們！好！好！（沉默一會兒，由懷中掏出金鐲來）曉鳳，這是你的，還是物歸原主吧！你什麼都丟光了，也得去買件衣服呀！

鳳：伯伯，你怎麼啦？我剛剛說過，從此就算作你的女兒，你怎麼還這樣分彼此呢？

辛：告訴你實話吧，曉鳳，我已經因為沒錢，受了不少的侮辱；剛才我還叫這裏的老板罵了一頓，可是，我到底沒敢變賣你的這對鐲子。山河易改，稟性最難移，我的脾氣如此，你不要再客氣。

鳳：我不是客氣。

辛：不管是什麼吧，你收起來好啦！要不然，我的心就日夜不安！（遞）

鳳：（不接）我要是送給珊瑚妹呢？

辛：那，你親手交給她，我不管。

鳳：伯伯你可真死心眼。好，我收，等她來到，我再交給她。（收起錫子）啊，伯伯，爲什麼不把旗子（指校旗）插在外面呢？剛才我要是看見校旗，何至到處去碰釘子呢？

辛：哼！旅館錢還沒付，還有臉插上旗子？

鳳：不是呀，翠珊萬一來，難道還教她走遍全城找你嗎？

辛：這話對！這話對！我去！（去取旗）

丁：我去，老師！（取旗，走出去。）

乙：（立起來）校長，我的脚好一點了，教這位小姐在床上歇一歇吧！

鳳：不用管我，（往四下看）這裏（指地下鋪蓋捲）就好，（走過去倚鋪蓋捲而坐）伯伯，我先睡一睡啦。（好纔剛一歪下去，就睡着了。）

陳：（在院中）老師！辛老師！

辛：誰？進來！

陳：（進來，夾着一個布包）老師，李素秋來找你。

辛：也進來吧！

李：（穿制服，非常的神氣，進來）老師，還認識我嗎？

辛：怎麼不認識？那年，在黑板上寫「辛永年是老頑固」的，不是你嗎？

李：老師的記性可真好。

林：（持電報提着開水壺進來）辛校長，這是整天盼的電報！（給他，向李素

秋諂媚）站長，你看我給辛校長這間大房，好不好？又乾淨，又敞亮，（給

大家倒水）告訴站長，連辛校長的開水，都是我親自來倒。

陳：林老板，你算了吧！要不是我，剛才你就把校長趕出去了。

林：（嬉皮笑臉的）那，我哪敢呢？（笑着下）

辛：（念）「電悉。校長熱心教育，堪深欽佩，本部除明令嘉獎外，並匯千元。」

請即日趕赴開封教育部。」

李：這麼說，老師要上開封？

辛：對，有車嗎？

李：老師都交給我吧！說不定今天就許有機會。

辛：不單是我一個人呀，我還有幾位同事和這羣學生呢！

李：當然！有了車，我前兩個鐘頭給你信。

辛：好極了，這兩天爲了車，都快把我急死了。

李：就那麼辦吧，老師，我忙得很，就不陪老師說話。

辛：你去吧！我就愛看青年們精神神的，認真辦事。

陳：素秋兄，你走吧，我陪着老師。

衆：恭喜校長！校長受嘉獎！（李敬禮，下，衆生高興。）

辛：嘉獎不過是鼓勵我，固然可喜；但還沒有找看見李素秋高興，因為他使你們能夠到開封，這，我的心裏就寬鬆多了。

陳：（打開布包，拿出一件綢面薄棉袍來）老師，眼看天就冷了，這是我的一點孝心。

辛：（說不出來什麼）這，這……

陳：老師，你給我的是一輩子的好處；我給老師的不過是這麼一點點東西；老師還肯拒絕嗎？

辛：（感動的嘆氣）唉！

陳：（打開袍子）我給老師穿上，看長短合適不合適。

辛：（很大方的，教陳給穿袍子。）

陳：不壞，還不算不合適。

辛：（只挽一挽袖，並未看袍子）謝謝你，我一輩子還沒穿過綢袍子呢！好吧，難

得你們這些學生，都這樣敬愛我，我受苦一世，今天可得了真正的安慰。誰想得到呢，到處都遇見學生，到處給我便利，真教我有說不出來的快樂。（

微笑沉默一會兒）

仁：（在院中）辛老師！辛老師！

辛：習仁來了！（急往外跑）

仁：（抱着昏迷的翠珊，進來。進門即跪下，）老師，我對不起你，我沒能把翠珊姐姐服侍好。本來我要她快點跟我出來，她，她不肯，她一定要感化師叔，總算她成功了。她用盡心機勸導師叔，後來師叔果然覺悟了，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已經當了遊擊隊員。

辛：好孩子，翠珊，翠珊，（回頭叫）曉鳳，起來。（抱起珊）

鳳：（醒）怎麼啦？（急立起，奔乙床去，向乙）你起來。（乙起來）

辛：（抱珊向床走）翠珊！（置珊於床上）

鳳：翠珊！

辛：好孩子！你能不對伯伯說一句，就這麼走了嗎？

仁：（也走過來）她在路上，已經昏過兩次去了，她會甦醒過來的！珊姐醒醒呀！

辛老師在這兒哪！睜眼看看我呀！

珊：（微睜二目）

辛：我的好孩子，是我，是我，珊！

鳳：（倒一碗水來）翠珊，我也在這兒哪！喝口水，（見她不語）不喝呀？（即置

辛：林於她）

珊：伯伯，我不行了！（淚下）！

辛：翠珊呀！伯伯在這兒看着你，你會好的，別着急呀！

珊：伯伯！我不行啦！我拉拉你的手

辛：拉着我的手吧（把手給她）；你會好，一定會好！先歇一歇，別胡思亂想！

珊：（欲掙扎着坐起來。）

辛：不要動，躺一會兒，你就好。

珊：伯伯，你在哪兒哪？

辛：我不是就在這裏嗎？你不是拉着我的手哪嗎？

珊：我看不見伯伯！看不見！我起來，我要看看伯伯。

鳳：（扶珊起來一點）你看見了吧？（仍扶着她）

珊：（點頭）我看見了！伯伯，我可看見你了！我死也放心了！（苦笑）爸爸終於悔

悔：（點頭）伯伯也終於看見了。

辛：不要說死，你會好的，你還得幫助伯伯呢！

珊：我說過，我死也要死在伯伯的眼前，死在有青一天一白一日一旗的地方！伯

伯：伯伯！（語音已不辨）

辛：翠珊！不要這樣說。（放平了她。）（立不住。）

仁：老師！老師！（扶坐椅上。）

林：（匆匆入）校長，李站長送信來，今天下午四點鐘就有車，請你預備預備。

辛：啊！

林：（下）

陳：老師，預備上車吧！師妹的一切，全交給我辦好啦。

辛：習仁，帶學生們上車，我等和翠珊一塊兒走！

仁：老師，珊姐不是病着嗎？

珊：不要管我，伯伯，我要你去辦學！

辛：都是爲了學生，才毀了我的翠珊，現在我不能再離開你了。

甲：（同乙丙，都跪下）校長，你已經把我們帶出來，能夠半道上不管我們了嗎？

辛：誰都可以作你們的校長，我可是只有這麼一個姪女。起來，打點行李去。（

衆起，收拾東西。）

仁：（掏出一封信來。）老師，運璞哥的信，送到家中，翠珊姐姐給打開看了！他受了傷，到開封去入醫院。老師不願去看看他嗎？

辛：（沒接信，搖頭。）運璞我已經把他交給了國家，用不着我再操心！翠珊是「我」的姪女，爲「我」失掉了青春，失掉了健康！沒了翠珊，我的心就完全空了！我不能去！

衆：（嘆氣）（攙起辛，領之到屋中間坐。）

辛：（讓陳）請坐！

陳：校長，部裏給你的電報，不是還催你快到開封嗎？

辛：我沒有精神再辦學了！

陳：師姐的病，我負責醫治，老師到開封，離這裏不算遠，隨時都能來看看！

仁：再說，運璞哥也在開封。

辛：（無語）

鳳：伯倫，我不是說，我這對錫子是給珊瑚妹的嗎？我馬上出去變賣，咱們給她治
治；癩病，這藥水也……

辛：（仍不語）……

陳：有了鑽就更不成問題了。

李：（仍不語）……

時：（接場）就這辦法吧！你說一句話。

翠：（驚）唉！我說不出話來！我難受！我捨不得她！

珊：野火伯倫！你不能灰心，你快去吧！我好了就馬上趕到開封來！去，伯伯！

林：（匆匆上）梭長，李站長又派人來催了！（下）

辛：好吧，騰騰你好好照顧她。翠珊，伯伯走啦。

仁：老師，你先走吧，我在這兒收拾東西！（對申）吹號集合！

（持號向外跑）先生們都在永安號呢，我也去請！

陳：（對辛）請吧！我送你上車。

辛：（楞一會兒，慢慢的走向珊去）我等你，病一好馬上來！沒有你伯伯辦不成教育！

珊：去吧，伯伯去辦學！

鳳：伯伯，你走吧！

辛：好！伯伯去辦學！（依依而去）

珊：（氣絕身死！）

鳳：（叫）翠珊！（哭）

（幕緩緩下。）

（劇終）

三三二年七月十九日脫稿於北碚

三三二年十一月九日修改於重慶

桃 李 春 風

作 者 老 舍 趙 濟 舍 開

主 編 者 中 華 全 國 文 藝 界 抗 敵 協 會 成 都 分 會

發 行 者 中 西 書 局

代 表 人 李 旭 昇

總局：成都祠堂街三十四號
分局：西安南院門三十九號
重慶戴家巷第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中 華 全 國 文 藝 界 抗 敵 協 會 成 都 分 會 發 行 委 員 ：

李 劫 人 陳 翔 鶴 陶 維 堯 聖 陶
碧 野 謝 文 炳 羅 念 生

本局最近新書

化學元素發明史話

葛毓柱著

已出版

腦力與健康

李廷安著

已出版

營養

吳襄著

已出版

鐘

方令孺譯

已出版

給有志於文藝的青年

田禽譯

已出版

康蒂姐

陳瘦竹譯

已出版

武松

著 田漢

已出版

文藝創作叢書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主編

桃李春風

趙清閣
老舍著

已出版

國旗飄在雅雀尖

威克家著

已出版

文藝翻譯叢書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主編

單身姑娘

李劫人譯

已出版

敵後的插曲

陶雄譯

已出版

其他

中國革命與抗戰(英文)鍾作猷著

已出版

從華盛頓到重慶

李慕白

已出版

四聲雷雜劇(曲)

顧佛影著

已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744B

019237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〇一二號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一三五號

